

奏聞伏候勅旨

論給田募役狀

元豐八年十二月 日朝奉郎禮部郎中蘇軾狀  
奏臣竊見先帝初行役法取寬剩錢不得過二分  
以備災傷而有司奉行過當通計天下乃十四五  
然行之幾十六七年常積而不用至三千餘萬貫  
石先帝聖意固自有在而愚民無知因謂朝廷以  
免役爲名實欲重斂斯言流聞不可以示天下後  
世臣謂此錢本出民力理當還爲民用不率先帝  
升遐聖意所欲行者民不知也徒見其積未見其

散此乃今日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所當追探  
其意還於役法中散之以塞愚民無知之詞以興  
長世無窮之利臣伏見熙寧中嘗行給田募役法  
其法亦係官田如退耕戶絕  
沒納之類及用寬剩錢買民田  
以募役人大畧如邊郡弓箭手臣知密州親行其  
法先募弓手民甚便之曾未半年此法復罷臣聞  
之道路本出先帝聖意而左右大臣意在速成且  
利寬剩錢以爲宅用故更相駁難遂不果行臣謂  
此法行之蓋有正利朝廷若依舊行免役法則每  
募一名省得一名雇錢因積所省益買益募要之

數年雇錢無幾則役錢可以大減若行差役法則  
每募一名省得一名色役色役既減農民自寬其  
利一也應募之民正與弓箭手無異舉家衣食出  
於官田平時重犯法緩急不逃亡其利二也今者  
穀賤傷農農民賣田常苦不售若官與買則田穀  
皆重農可小紓其利三也錢積於官常苦幣重若  
散以買田則貨幣稍均其利四也此法既行民享  
其利追悟先帝所以取寬剩錢者凡以爲我用耳  
疑謗消釋恩德顯白其利五也獨有二弊貪吏狡  
胥與民爲姦以瘠薄田中官雇一浮浪人斃出應

役一年半歲卽棄而走此一弊也愚民寡慮見利  
忘患聞官中買田募役卽爭以田中官以身充役  
業不離主旣初無所失而驟得官錢必爭爲之充  
役之後永無休歇患及子孫此二弊也但當設法  
以防二弊而先帝之法決不可廢今日旣欲盡罷  
寬剩錢將來無繼而繫官田地數日不多見在寬  
剩錢雖有三千萬貫石而兵興以來借支幾半臣  
今孽豈欲於內帑錢帛中支還兵興以來所借錢  
斛後完三千萬貫石上於河北河東陝西被邊三  
路行給田募役法使五七年間役減大半農民完

富以備緩急此無窮之利也今弓箭手有甲馬者  
給田二頃半以軀命賞官且猶可募則其餘色役  
召募不難臣謂良田二頃可募一弓手一頃可募  
一散從官則三千萬貫石可以足用謹具合行事  
件畫一如左

一給田募役更不出租依舊納兩稅免支移折  
變

一今來雖有一頃二頃為率若所在田不甚良  
卽臨時相度添展畝數務令召募得行但役  
人所獲稍優則其法堅久不壞

一今若立法便令三路官吏推行若無賞罰則  
官吏不任其責繆悠歲久有名無實若有賞  
罰則官吏有所趨避或抑勒買田或召募浮  
浪或多買濬薄或取辦一時不顧後患臣今  
擘畫欲選才幹朴厚知州三人令自辟屬縣  
令每路一州先次推行令一年中畧成倫理  
一州既成倫理一路便可推行仍委轉運提  
刑常切提舉若不切推行或推行乖方朝廷  
覺察重賜行遣

一應募役人大抵多是州縣百姓所買官田去

州縣大遠卽久遠難募召募欲乞所買田並  
限去州若干里去縣若干里

一出榜告示百姓賣田如係所限去州縣里數

內仍及所定頃畝

或兩戶及三戶相近共卽及所定頃畝數日亦可卽

須先申官令佐親自相驗委是良田方得收  
買如官價低小卽聽賣與其餘人戶不得抑  
勒如買瘠薄田致久遠召募不行卽官吏並  
科違制分故失定斷仍不以去官赦降原減  
一預先具給田頃畝數出榜召人投名應役第  
二等已上人戶許充弓手仍依舊條揀選人

材第三等以上許充散從官以下色役更不  
用保如等第不及卽召第一等一戶或第二  
等兩戶委保如充役七年内逃亡卽勒元委  
保人承佃充役

一每買到田未得交錢先召投名人承佃充役  
方得支錢仍不得抑勒

一賣田入官須得交業與應募人不許本戶內  
人丁承佃充役

一募役人老病走死或犯徒以上罪卽須先勒  
本戶人丁充役如無丁方別召募

一應募人交茶承佃後給假半年令葺理田業  
退攤戶絕沒納等係官田地今後不許出賣  
更不限去州縣里數仍以肥瘠高下品定頃  
畝務令召募得行

一係官田若是人戶見佃者先問見佃人如無  
丁可以應募或自不願充役者方得別行召

募

右所陳五利二弊及合行事件一十二條伏乞朝  
廷詳議施行然議者必有二說一謂召募不行二  
謂欲留寬剩錢斛以備它用臣請有以應之富民

之家以三十二畝田中分其利役屬佃戶有同僕  
隸今官以兩頃一頃良田有稅無租而人不應募  
豈有此理又弓箭手已有成法無可疑者寬剩役  
錢本非經賦常入亦非國用所待而後足者今付  
有司逐旋支費終不能卓然立一大事建無窮之  
利如火鑠薪日減日亡若用買田募役譬如私家  
變金銀爲田產乃是長久萬全之策深願朝廷及  
此錢未散立此一事數年之後錢盡而事不立深  
可痛惜臣聞孝子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武  
王周公所以見稱於萬世者徒以能行文王之志

也昔蘇綽爲魏立征稅之法號爲煩重已而歎曰  
此猶張弓也後之君子誰能解之其子威侍側聞  
之慨然以爲已任及威事隋文帝爲民部尚書奏  
減賦役如綽之言天下便之威爲人臣尚能成父  
之志今給田募役真先帝本意陛下當優爲武王  
周公之事而况蘇威區區人臣之孝何足道哉臣  
荷先帝之遇保全之恩又蒙陛下非次拔擢思慕  
感涕不知所報冒昧進計伏惟哀憐裁幸謹錄奏  
聞伏候勅旨

東坡全集第五十二卷



東坡全集第五十三卷

奏議二十七首

繳詞頭奏狀

范子淵

元祐元年二月八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狀  
奏今月八日准吏房送到詞頭一道司農少卿范  
子淵知兗州者右臣謹按子淵見爲殿中侍御史  
呂陶彈奏爲修堤開河糜費巨萬及護堤壓埽之  
人溺死無數自元豐六年興役至七年功用不成  
其罪甚於吳居厚蹇周輔乞行廢放今來差知兗

州臣欲作責詞又緣呂陶奏狀已進呈訖別無行遣其兗州又是節鎮自來係監司以上差遣卽非責降有罪去處臣欲不爲責詞又緣子淵無故罷司農少卿出領外郡似緣上件彈奏有此疑惑乞明降指揮合與不合作責詞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吳荀

元祐元年三月十六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狀奏今月十六日准吏房送到詞頭一道朝散郎吳荀可廣東運判者右臣聞孟子曰觀遠臣以其所主近日朝廷進監司全用舉主如吳荀者名迹無聞而舉主三人乃呂惠卿楊汲黃履履之爲人朝論不以正人待之如惠卿汲窮姦積惡不待臣言而知今乃擢其所舉使臨按一道臣實未曉其說所有告詞臣未敢撰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沈起

元祐元年三月二十二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狀奏今月二十二日准刑房送到詞頭一道三省同奉聖旨沈起與叙朝散郎監嶽廟者右臣伏見熙寧以來王安石用事始求邊功構隙四夷王韶以熙河進章惇以五溪用熊本以瀘夷奮沈起



劉彛聞而效之結怨交蠻兵連禍結死者數十萬人蘇緘一家坐受屠滅至今二廣創痍未復先帝始欲戮此二人以謝天下而王安石等曲加庇護得全首領已爲至幸元豐六年三月二十四日聖旨沈起所犯深重永不叙用天下傳誦以爲至當此乃先帝不刊之語非今日以卽位之恩所得赦也沈起與彛各負天下生靈數十萬性命雖廢錮終身猶未塞責近者只因稍用劉彛起不自量輒敢披訴妄以罪孽併歸於彛攀援把持期於必得臣謂安南之役起實造端而彛繼之法有首從而

彛吏幹學術猶有可取如起人材猥下素行愞慶州兵叛起守永興流言始聞被甲乘城驚動三輔幾致大變所至治狀人以爲笑知杭州日措置爲乖方致災傷之民死倍他郡與張靚等違法燕飲交私靡所不至朝廷用彛旣不允公議而况於起萬無可赦之理今以一朝散郎監獄廟誠不足計較竊哀先帝至明至當不刊之語輕就改易誠不忍下筆草詞遂使四方群小陰相慶幸呂惠卿流括之流亦有可起之漸爲害不細伏望聖明深念先帝永不叙用之詔未可改易而數十萬人性

命之寃亦未可忽忘明詔有司今後有敢爲起等  
輩乞叙用者坐之所有告詞臣未敢撰謹錄奏聞  
伏候勅旨

陳繹

元祐元年四月二十三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  
軾同朝請大夫試中書舍人范百祿狀奏今月二  
十二日唯吏房送到詞頭內知建昌軍陳繹奉聖  
旨差知兗州者右臣等勘會陳繹知廣州日私自  
取索用市舶庫乳香斤兩至多本犯極重以元勘  
不盡至薄其罪外買生牛寄屠行令供肉計虧價

錢三十七貫有餘州宅元供養檀木觀音一尊繹  
別造紗木胎者貨易入已計虧官錢二貫文係自  
盜賊一匹二丈合准例除名縱男役將下禁軍織  
造坐褥不令赴教縱男與道士何德順游從繹曲  
庇何德順弟何迪偷稅金四百兩事不斷抽罰不  
覺察公使庫破男并隨行助教供給食錢以公使  
穀養白鵬係竊盜自守不盡賊罪杖其餘罪犯難  
以悉陳奉勅陳繹落職降官知建昌軍其詞略曰  
蔽罪至於除名論賊至於自盜臣等謹按繹資性  
傾險士行鄙惡當時所犯自合除名建昌之命已

行公議豈宜收錄復典大邦非惟必致人言亦恐  
姦邪復用其漸可畏所有誥命不敢依例撰詞謹  
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再詳陳繹元犯若依法斷自盜除名雖後  
來累該需恩登極大赦其叙法止於散官卽與  
其他賊犯不同旣以貸其除名今復與之大郡  
將使貪墨無耻復蠹究民非朝廷爲民設官慎  
選守長之意

張誠一

元祐元年五月十八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試

同范百祿狀奏今月十八日准本省刑房送到詞  
頭一道奉聖旨張誠一邪險害政有虧孝行追觀  
察使遙郡防禦團練使刺史依舊客省使提舉江  
州太平觀發赴本任者右臣等看詳張誠一無故  
多年不葬親母旣非身在遠官又非事力不及冒  
寵忘親清議所棄猶獲提舉宮觀已駭物聽况諫  
官本言誠一開父棺擲掠取財物使誠有之雖肆  
諸市朝猶不爲過使誠無之亦當爲誠一辨明緣  
事係惡逆不道非同尋常罪犯可以不盡根究今  
旣體量未見歸着卽合置司推鞠盡理施行所有

告命臣等未敢撰詞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據京西提刑司體量文字稱誠一取父排  
方犀腰帶緣葬埋歲久須令工匠重行裝釘是  
時誠一任密院副都承旨當直人從皆可考驗  
及慮棺柩內更有賊人盜不盡物爲誠一等私  
竊收藏其族人當有知者臣等欲乞詳酌依上  
件事理根究施行

李定

元祐元年五月十八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  
同范百祿狀奏今月十八日准本省刑房送到詞

頭一道奉聖旨李定備位侍從終不言母爲誰氏  
強顏匿志冒榮自欺落龍圖閣直學士守本官分  
司南京許於揚州居住者右臣等看詳李定所犯  
若物無人言卽止是身負大惡今旣言者如此朝  
廷勸會得實而使無母不孝之人猶得以通議大  
夫分司南京卽是朝廷亦許如此等類得據高位  
傳敗風教爲害不淺無勘會定乞侍養時父年八  
十九歲於禮自不當從定若不乞必致人言獲罪  
不輕豈可便將侍養折當心喪考之禮法須合勒  
令追服所有告命臣等未敢撰詞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貼黃准律諸父母喪匿不舉哀者流二千里今定所犯非獨匿而不舉又因人言遂不認其所生若舉輕明重卽定所坐難議於流二千里已下定斷

乞罷詳定役法劄子

元祐元年五月二十五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劄子奏臣近奏爲論招差衙前利害所見偏執乞罷詳定役法尋奉聖旨依所乞今來給事中胡宗愈却封還上件聖旨切緣聖旨本緣臣自知偏

執乞罷卽非朝廷以臣異議罷臣胡宗愈不知悞有論奏重念臣前來議論委是踈闊又况衙前招之與差所繫利害至重非止是役法中一事臣旣不同矣難隨衆簽書伏乞依前降指揮早賜罷免取進止

申省乞罷詳定役法狀

元祐元年五月 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狀申右軾近奏言招差衙前利害蓋緣所見偏執是致所議不同理當黜責若朝廷察其愚忠非是立異論卽乞早賜罷免詳定役法差遣所貴議論

歸一謹具申三省伏候指揮

薦朱長文劄子

元祐元年六月二十五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同鄧溫伯胡宗愈孫覺范百祿等劄子奏臣等伏見前許州司戶叅軍蘇州居住朱長文經明行脩嘉祐四年乙科登第墮馬傷足隱居不仕僅三十年不以勢利動其心不以窮約易其介安貧樂道闔門著書孝友之誠風動閭里廉高之行著于東南本路監司本州長吏前後累奏稱其士行經術允朝廷旌擢差充蘇州州學教授未蒙施行近

奉詔中外臣僚自監察御史已上並舉堪充內外學官二人此實朝廷博求人才廣育士類之意如長文者誠不可多得其人行年五十餘昔苦足疾今亦能履臣等欲望聖慈褒難進之節收久廢之材量能而使之特賜就差充蘇州州學教授非惟祿餼調養一鄉之善士實使道義模範彼州之秀民取進止

貼黃伏乞特賜檢會新除楚州州學教授徐積體例施行

論椿管坊場役錢劄子

元祐元年六月 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白  
劄子應坊場河渡錢及坊郭人戶鄉村單丁女戶  
官戶寺觀所出役錢及量添酒錢並作一處椿管  
通謂之坊場等錢並用支酬衙前召募綱運官吏  
接送雇人及應緣衙役人諸般支使如本州不足  
卽申本路於別州移用如本路不足卽申戶部於  
別路移用如府縣卽縣申提點司提點司申戶部  
其有餘去處不得爲見有餘分外支破其不足去  
處亦不得爲見不足將合招募人却行差撥乞詳  
酌指揮

論諸處色役輕重不同劄子

元祐元年六月 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白  
劄子勘會逐處色役各隨本處土俗事宜輕重不  
同借如盜賊多處以弓手耆長爲重賦稅難催處  
以戶長爲重士人不閑書弄處以曹司爲重難以  
限定等第一槩立法今來若是衙前召募得足卽  
須將以次重役於第一等戶內差撥欲乞立下項  
條貫諸處色役委本路監司與逐處官吏同共相  
度立本處色役輕重高下次第將最重役從上差  
撥乞詳酌指揮

議富弼配享狀

元祐元年六月 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同  
孫永李常韓忠彥王存鄧溫伯劉摯陸佃傅堯俞  
趙瞻趙彥若崔合符王克臣謝景溫胡宗愈孫覺  
范百祿鮮于侁梁燾顧臨何洵直孔文仲范祖禹  
辛公祐呂希純周秩顏復江公著狀奏近准勅節  
文中書省尚書省送禮部狀本部勘會英宗配享  
功臣係神主祔廟後降勅以韓琦曾公亮配享所  
有神宗皇帝神主祔廟所議配享功臣今乞待制  
以上及祕書省長貳著作與禮部郎官并太常寺

博士以上同議奉聖旨依右臣等謹按尚書茲予  
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周官九有功者名  
書於王之太常祭于大烝司勳詔之國朝祖宗以  
來皆以名臣侑食清廟歷選勲德實難其人神宗  
皇帝以上聖之資恢累聖之業尊禮故老共圖大  
治輔相之臣有若司徒贈太尉謚文忠富弼秉心  
直諒操術闕遠歷事三世計安宗社熙寧訪落眷  
遇特隆匪躬正色進退以道愛君之志雖沒不忘  
以配享神宗皇帝廟廷實爲宜稱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再乞罷詳定役法狀

元祐元年七月二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狀  
奏右臣先曾奏論衙前一役只當招募不當定差  
執政不以爲然臣等奏乞罷免臣詳定役法奉聖  
旨不許經今月餘前所論奏並不蒙施行而臣愚  
忝終執所見近又竊見吏部尚書孫永奏駁臣所  
論蓋是臣愚闇無狀上與執政不同下與本局具  
議若不罷免卽執政所欲立法無緣得成况今來  
季限已滿諸路立法文字節次到局全藉通曉協  
同之人共力裁定如臣垂異必害成法乞早賜指

揮罷免所有臣固違聖旨之罪亦乞施行謹錄奏  
聞伏候勅旨

申省乞不定奪役法議狀

元祐元年七月 日朝奉郎中書舍人蘇軾狀申  
軾近奏乞罷詳定役法已奉聖旨依奏竊見孫給  
事奏繳前件聖旨乞取孫尚書及軾所議付臺諫  
給舍郎官定其是否然後罷其不可者須至申乞  
指揮右軾前後所論役法事軾已自知疎繆決難  
施行所有是否更無可定奪只乞依前降指揮行  
下軾自今月已後更不敢赴詳定所簽書公事狀

乞早賜施行謹具申中書省伏候指揮

乞留劉攽伏

元祐元年七月二十三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同胡宗愈孫覺范百祿等狀奏右臣等伏見朝議大夫直龍圖閣劉攽近自襄陽召還祕省施以病乞出守蔡州自受命以來日就痊損假以數月必復康強謹按攽名聞一時身兼數器文章爾雅博學強記政事之美如古循吏流離困躋守道不回此皆朝廷之所知不待臣等區區誦說但以人才之難古今所病舊臣日已衰老而新進長育未

成如攽成材反在外服此有志之士所宜爲朝廷惜也欲望聖慈留攽京師更賜數月之告稍加任使必有過人臣等備員侍從懷不能已冒昧陳論伏候誅譴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繳楚建中戶部侍郎詞頭狀

元祐元年七月二十九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狀奏今月二十八日准中書吏房送到詞頭一道正議大夫充天章閣待制致仕楚建中可戶部侍郎者右臣竊惟七十致政古今通議非獨人臣有始終進退之分亦在朝廷爲禮義廉耻之風若

起之於既謝之年待之以不次之任卽須國家有非常之政而其人其人有絕俗之資才望既隆中外自服近者起文彥博天下屬目四夷革心豈有九才之流亦塵盛德之舉如建中輩決非其人竊料除目一傳必致群言交上幸其未布可以追回所有前件告詞臣未敢撰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不給散青苗錢斛狀

元祐元年八月四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狀  
奏准中書錄黃先朝初散青苗本爲利民姑當時指揮並取人戶情願不得抑配自後因提舉官速

要見功務求多散諷脅州縣廢格詔書名義  
其實抑配或與縣勾集或排門抄劄亦有無賴子弟謾昧尊長錢不入家亦有他人冒名詐請莫知爲誰及至追催皆歸本戶朝廷深知其弊故悉罷提舉官不復立額考校訪聞人情安便昨於四月二十六日有勅令給常平錢斛限二月或正月只爲人戶欲借請者及時得用又令半留倉庫半出給者只爲所給不得輒過此數至於取人戶情愿亦不得抑配一遵先朝本意慮恐州縣不曉朝廷本意將爲朝廷復欲多散青苗錢穀廣收利息勾

東坡全集 卷之五十三  
集抑配督責嚴急一如向日置提舉官時八月二日三省同奉聖旨今諸路提點刑獄司告示州縣並須候人戶自執狀結保赴縣乞請常平錢穀之時方得勘會依條支給不得依前勾集抄劄強行抑配仍仰提點刑獄常切覺察如有官吏似此違法騷擾者卽時取勘施行若提點刑獄不切覺察委轉運安撫司覺察聞奏仍先次施行者右臣伏見熙寧以來行青苗免役二法至今二十餘年法日益弊民日益貧刑日益煩盜日益熾田日益賤穀帛日益輕細數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今廊廟大

臣皆異時痛心疾首流涕大息欲已其法而不可得者况二聖恭已惟善是從免役之法已盡革去而青苗一事乃獨因舊稍加損益欲行紛臂徐七月攘一雞之道如人服藥病日益增體日益羸飲食日益減而終不言此藥不可服但損其分劑變其湯使而服之可乎熙寧之法本不許抑配而其害至此今雖復禁其抑配其害故在也農民之家量入爲出縮衣節口雖貧亦足若令分外得錢則費用自廣何所不至况子弟欺謾父兄人戶冒名詐請如詔書所云以此之類本非抑勒所致昔者

州縣並行倉法而給納之際十費二三今既罷倉法不免乞取則十費五六必然之勢也又官吏無狀於給散之際必令酒務設鼓樂倡優或關撲賣酒牌子農民至有徒手而歸者但每散青苗卽酒課暴增此臣所親見而爲流涕者也二十年間因欠青苗至賣田宅雇妻女投水自縊者不可勝數朝廷忍復行之歟臣謂四月二十六日指揮以散及一半爲額與熙寧之法初無小異而今日二日指揮猶許人戶情願請領未勉於設法網民使快一時非理之用而不慮後日催納之患二者皆非

戶在去無幾也今者已行常平糶糴之法惠民之外官亦稍利如此是矣何用二分之息以賈無窮之怨或云議者以爲幣廩不足欲假此法以贍邊用臣不知此言虛實若果有之乃是小人之邪說不可不察昔漢宣帝世西羌反議者欲使民入穀邊郡以免罪蕭望之以爲古者歲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與西邊之役雖戶賦口歛以贍其乏古之通議民不以爲非豈可遂開利路以傷旣成之仁宗之世西師不解蓋十餘年不行青苗有何妨闕况二聖恭儉清心省事不求邊功數年之後

帑廩自溢有何危急而以萬乘君父之尊負放債  
取利之謗錐刀之末所得幾何臣雖至愚深爲朝  
廷惜之欲乞特降指揮青苗錢斛今後更不給散  
所有已請過錢斛候豐熟日分作五年十料隨二  
稅送納或乞聖慈念其累歲出息已多自第四等  
以下人戶並與放免庶使農民自此息肩亦免後  
世有所譏議兼近日謫降呂惠鄉告詞云首建青  
苗力行助役若不盡去其法必致姦臣有詞流傳  
四方所損不細所有上件錄黃臣未敢書名行下  
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每事降詔約束狀

元祐元年九月 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  
軾狀奏右臣聞之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  
物生焉天何言哉天子法天恭已正南面守法度  
信賞罰而天下治三代令王莫不由此若天下大  
事安危所係心之精微法令有不能盡則天子乃  
言在三代爲訓誥誓命自漢以下爲制詔皆所以  
鼓舞天下不輕用也若每行事立法之外必以王  
言隨而丁寧之則是朝廷自輕其法以爲不丁寧  
則未必行也言既屢出雖復丁寧人亦不信今者

十科之舉乃朝廷政令之一耳况已立法或不如所舉舉主從貢舉非其人律犯正入已賊舉主減三等坐之若受賄徇私罪名重者自從重雖見爲執政亦降官示罰臣謂立法不爲不重若以爲未足又從而降詔則是詔不勝降矣臣請畧舉今年朝廷所行薦舉之法凡有七事奉轉運提刑一也舉館職二也舉通判三也舉孝官四也舉重法縣令五也舉經明行脩六也與十科爲七七事輕重畧等若十科當降詔則六事不可不降今後一事一詔則褻慢王言莫甚於此若但取諫官之意或

降或否則其義安在臣願戒勅執政但守法度信賞罰重惜王言以待大事而發則天下聳然敢不敬應所有前件降詔臣不敢撰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加張方平恩禮劄子

元祐元年十月 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劄子奏臣伏見太子太保致仕張方平以高才絕識博學雄文出入中外四十餘年號稱名臣仁宗皇帝眷遇至重特以受性剛簡論高寡合故黜齟於世然趙元昊反西方用兵累歲不解公私疲

極方平首建和戎之策仁宗從之民以息肩書之  
國史又於熙寧之初首論王安石不可用及新法  
之行方平皆逆陳其害大節如此其餘政事文學  
有補於世未易悉數神宗皇帝知人之明擢爲執  
政會丁憂服除爲安石等不悅而方平亦不爲少  
屈故不復用今已退老南都以患眼不出灰心槁  
形與世相忘臣竊以爲國之元老歷事四朝耄期  
稱道爲天下所服者獨文彥博與方平范鎮三人  
而已今彥博在廷鎮亦復用方平雖老杜門難以  
召致猶當加恩勞問表異其人以示二聖貴老尊

賢之義今獨置而不問有識共疑以爲闕典願因  
大禮之後以向者召陪祠不至特出聖意少加恩  
禮或遣使就問國事觀其所論必有過人臣忝備  
禁近不敢自外昧冒陳列戰越待罪取進止

論冗官劄子

元祐元年十月二十三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  
誥蘇軾劄子奏臣伏見近日言者以吏部員多闕  
少欲清入仕之源救官冗之弊裁減任子及進士  
累舉之恩流外入官之數已有旨下吏部禮部與  
給舍詳議臣竊謂此數者行之則人情不悅不行



則積弊不去要當求其分義務適厥中使國有去弊之實人無失職之歎然後爲得也欲乞應任子及進士累舉免解恩例並一切如舊只行下項

一奏蔭文官人每遇科場依進士法試大義策論如係武官卽試弓馬或試法並三人中解一人仍年及二十五已上方得出官內已舉進士得解者免試如三試不中年及二十五已上亦許出官應試大義策論及試法者在京隨進士赴國學在外赴轉運司試弓馬者在京隨武舉人赴武學在外轉運司差官

一進士累舉免解合推恩者並約嘉祐以前內中數目立爲定額如所試優長係額內人數卽等第推恩並許出官如係額外卽並與一不出官名銜

一流外入官人除近已有旨裁減三省恩例外其餘六曹寺監等處及州郡監司人吏出職者並委官取索文字看詳有無僥倖定奪酌中恩例

右若行此數者則任子雖有三試滯留之艱而無終身絕望之歎亦使人人務學文臣知經術時務

武臣閑弓馬法律皆有益於事而進士累舉有詞  
學人自得出官若無所能得虛名一官免爲白丁  
亦無所恨如有可採乞降下與前文字一處詳議  
取進止

辯試館職策問劄子二首

元祐元年十二月十八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  
誥蘇軾劄子奏臣竊聞諫官言臣近所撰試館職  
人策問有涉諷議先朝之語臣退伏思念其畧曰  
今朝廷欲思仁祖之忠厚而愚百官有司不舉其  
職或至於媮欲法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

識其意流入於刻臣之所謂媮與刻者專指今之  
百官有司及監司守令不能奉行恐致此病於二  
帝何與焉至於前論周公太公後論文帝宣帝皆  
是爲又引證之常亦無比擬二帝之意况此策問  
第一第二首鄧温伯之詞末篇乃臣所撰三首皆  
臣親書進入蒙御筆點用第三首臣之愚意豈逃  
聖鑒若有毫髮諷議先朝則臣死有餘罪伏願少  
回天日之照使臣孤忠不爲衆口所鑠臣無任伏  
地待罪戰恐之至取進止

又

元祐二年正月十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  
蘇軾劄子奏臣近以試館職策問爲臺諫所言臣  
初不敢深辯蓋以自辯而求去是不欲去也今者  
竊聞明詔已察其實而臣四上章四不允臣子之  
義身非已有詞窮理盡不敢求去是以區區復一  
自言臣所撰策問首引周公太公之治齊魯後世  
皆不免衰亂者以明子孫不能奉行則雖大聖大  
賢之法不免於有弊也後引文帝宣帝仁厚而事  
不廢核實而政不苛者以明臣子若奉行得其理  
無觀望希合之心則雖文帝宣帝足以無弊也中

問又言六聖相愛爲治不同同歸於仁其所謂媿  
與刻者專謂今之百官有司及監司守令不識朝  
廷所以師法先帝之本意或至於此也文理甚明  
粲若黑白何嘗有毫髮疑似議及先朝非獨朝廷  
知臣無罪可放臣亦自知無罪可謝也然臣聞之  
古人曰人之至信者心目也相親者母子也不惑  
者聖賢也然至於竊斧而知心目之可亂於投杼  
而知母子之可疑於拾煤而知聖賢之可惑今言  
臣者不止三人交章累上不啻數十而聖斷確然  
深明其無罪則是過於心目之相信母子之相親

聖賢之相知遠矣德音一出天下頌之史冊書之  
自耳目所聞見明智特達洞照情僞未有如陛下  
者非獨微臣區區欲以一死上報凡天下之爲臣  
子者聞之莫不欲碎首糜軀效忠義於陛下也不  
然者亦非獨臣受曖昧之謗凡天下之爲臣子者  
聞之莫不以臣爲戒崇尚忌諱畏避形迹觀望雷  
仝以求苟免豈朝廷之福哉竊自聞命以來一食  
三歎一夕九興身口相謀未知死所然臣所撰策  
問 實亦有罪石不盡言是欺陛下也臣聞聖人  
之治天下也寬猛相資君臣之間可否相濟若上

之所可不問其是非下亦可之上之所否不問其  
曲直下亦否之則是晏子所謂以水濟水誰能食  
之孔子所謂惟予言而莫予違足以喪邦者也臣  
昔於仁宗朝舉制科所進策論及所荅聖問大抵  
皆勸仁宗勵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斷而力行也及  
事神宗蒙召對訪問退而上書數萬言大抵皆勸  
神宗忠恕仁厚含垢納汙屈已以裕人也臣之區  
區不自量度常欲希慕古賢可否相濟蓋如此也  
伏觀二聖臨御已來聖政日新一出忠厚大率多  
行仁宗故事天下翕然銜戴恩德固無可議者然

臣私憂過計常恐百官有司矯枉過直或至於媮而神宗勵精核實之政漸致情壞深慮數年之後馭吏之法漸寬理財之政漸踈備邊之計漸弛則意外之憂有不可勝言者雖陛下廣開言路無所諱忌而臺諫所擊不過先朝之人所非不過先朝之法正是以水濟水臣竊憂之故輒用此意撰上件策問實以譏諷今之朝廷及宰相臺諫之流欲陛下覽之有以感動聖意庶幾兼行二帝忠厚勵精之政也臺諫若以此言臣朝廷若以此罪臣則斧鉞之誅其甘如薺今乃以爲譏諷先朝則亦踈

而不近矣且非獨此策問而已今者不避煩瑣陳本末臣前歲自登州召還始見故相司馬光光卽與臣論當今要務條其所欲行者臣卽荅言公所欲行者諸事皆上合天心下合人望無可疑者惟役法一事未可輕議何則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措歛民財十室九空錢聚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猾胥得緣爲姦此二害輕重蓋畧相等今以彼易此民未必樂光聞之愕然曰若如君言計將安出臣卽荅言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

驚昔三代之法兵農爲一。至秦始皇分爲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爲長征之卒。自爾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先帝本意。使民戶率出錢。專力於農。雖有倉吏猾胥。無所施其虐。坊場河渡。官自出賣。而以其錢雇募衙前民。不知有倉庫綱運破家之禍。此萬世之利也。決不可變。獨有二弊。多以供他用。實封取寬剩役錢。爭買坊場河渡。以長不實之

價。此乃王安石呂惠卿之陰謀。非先帝本意也。公若盡去二弊。而不變其法。則民悅而事易成。今寬剩役錢。名爲十分。取二。通計天下。乃及十五。而其實一錢無用。公若盡去。此五分。又使民得從其便。以布帛穀米折納役錢。而官亦以爲雇直。則錢荒之弊。亦可盡去。如此。而天下便之。則公又何求。若其未也。徐更議之。亦未晚也。光聞臣言。大以爲不然。臣又與光言。熙寧中。常行給田募役法。其法以係官田。及以寬剩役錢買民田。以募役人。大畧如邊郡弓箭手。臣時知密州。推行其法。先募弓手。民

甚便之此本先帝聖意所建推行未幾爲左右異議而罷今畧計天下寬剩錢斛約三千萬貫石兵興支用僅耗其半此本民力當復爲民用今內帑山積公若力言於上索還此錢復完三千萬貫石而推行先帝買田募役法於河北河東陝西三路數年之後三路役人可減大半優裕民力以待邊鄙緩急之用此萬世之利社稷之福也光祿以爲不可此二事臣自別有畫一利害文字甚詳今此不敢備言及去年二月六日勅下始行光言復募役法時臣弟轍爲諫官上疏具論乞將見在寬剩

役錢雇募役人以一年爲期令中外詳議然後立法又言衙前一役可卽用舊人仍一依舊數支月給重難錢以坊場河渡錢總計諸路通融支給皆不蒙施行及蒙差臣詳定役法臣因得伸弟轍前議先與本局官吏孫永傳堯俞之流論難反復次於西府及政事堂中與執政商議皆不見從遂上疏極言衙前可雇不可差先帝此法可守不可變之意因乞罷詳定役法當此之時臺諫相視皆無一言決其是非今者差役利害未易一二遽言而予手不許雇人天下之所同患也朝廷知之已變

法許虐天下皆以爲便而臺諫猶累疏力爭由此觀之是其意專欲變熙寧之法不復校量利害參用所長也臣爲中書舍人刑部大理寺列上熙寧已來不該赦降去官法凡數十條盡欲刪去臣與執政屢爭之以謂先帝於此蓋有深意不可盡改因此得存留者甚多臣每行監司守令告詞皆以奉守先帝約束毋敢弛廢爲戒文案具在皆可復按由此觀之臣豈謗議先朝者哉所以一一屢陳者非獨以自明誠見士大夫好同惡異泯然成俗深恐陛下深居法宮之中不得盡聞天下利害之

實也願因臣此言警策在位救其所偏損所有餘補所不足天下幸甚若以其狂妄不識忌諱錐錫誅戮死且不朽臣無任感恩思報激切戰恐之至取進吉

繳進給由募役議劄子

前連元豐八年十二月奏狀

元祐二年二月一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劄子奏臣前年十二月自登州召還草此奏狀而未果上近因論事已具奏聞其畧切謂今日尚可推行輒備錄前狀繳連申奏臣前年過鄆州本與京東轉運使范純粹同建此議純粹令臣發之



已當繼之已而聞執政議不合故不復言然純粹講此事尤爲精詳臣所不及若朝廷看詳此狀可以施行卽乞更下純粹令具利害條奏取進止

論改定受冊手詔乞罷劄子

元祐二年二月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劄子奏臣近被旨撰太皇太后將來只於崇政殿受冊手詔臣愚亦恐有是今非昔之嫌故其畧云朝廷損益之文各從宜稱所以推廣聖明謙抑退託之意言此文德受冊之禮於今爲過於昔爲稱也不悟文詞鄙淺未盡聖意改煩改定謹按該

事凡詞命有所改易爲不稱職皆當罷去伏望聖慈察其衰病廢學特賜解職以安微分臣無任待罪之至取進止

乞錄用鄭俠王旂狀

元祐二年三月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狀奏右臣聞國之興衰繫于習俗若風節不競則朝廷自卑故古之賢君必厲士氣當務求難合自重之士以養成禮義廉耻之風臣等伏見英州別駕鄭俠何以小官觸犯權要冒死不顧以獻直言而秘閣校理王安國以布衣爲先皇帝所知擢至

館閣召對便殿而兄安石爲相若少加附會可立至富貴而安國挺然不屈不獨納忠於先帝亦嘗以苦言至計規戒其兄竟坐與俠遊從同時被罪呂惠卿首興大獄鄧綰舒亶之徒構成其罪必欲置此人于死賴先帝仁聖止加竄逐曾未數年逐惠卿而起安國今來朝廷赦俠之罪復其舊官經今踰年而俠終不赴吏部參選考其始終出處之大節合於古之君子殺身成仁難進易退之義朝廷若不少加優異則臣等恐俠浩然江湖往而不返若濫先朝露則有識必爲朝廷興失士之歎至

于安國不幸短命尤爲忠臣義士之所哀惜臣等嘗識其少子旂敏而篤學直而好義頗有安國之風養成其才必有可用欲望聖慈召俠赴闕及考察旂行實與俠並賜錄用不獨旌直臣於九泉之下亦所以作士氣于當代也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薦布衣陳師道狀

元祐二年四月十九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同傳堯俞孫覺狀奏右臣等伏見徐州布衣陳師道文詞高古度越流輩安貧守道若將終身苟非其人義不往見過壯未仕實爲遺才欲望聖

慈特賜錄用以獎士類無臣軾臣堯俞皆曾以十  
科薦師道伏乞檢會前奏一處施行謹錄奏聞伏  
候勅旨

乞留顧臨狀

元祐二年四月二十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  
蘇軾同李常王存鄧溫伯孫覺胡宗愈狀奏右臣  
等竊見給事中顧臨資性方正學有根本慷慨中  
立無所阿撓自供職以來封駁論議凜然有古人  
之風僥倖之流側目畏憚近聞除天章閣待制充  
河北都轉運使遠來朝廷衆所嗟惜方今二聖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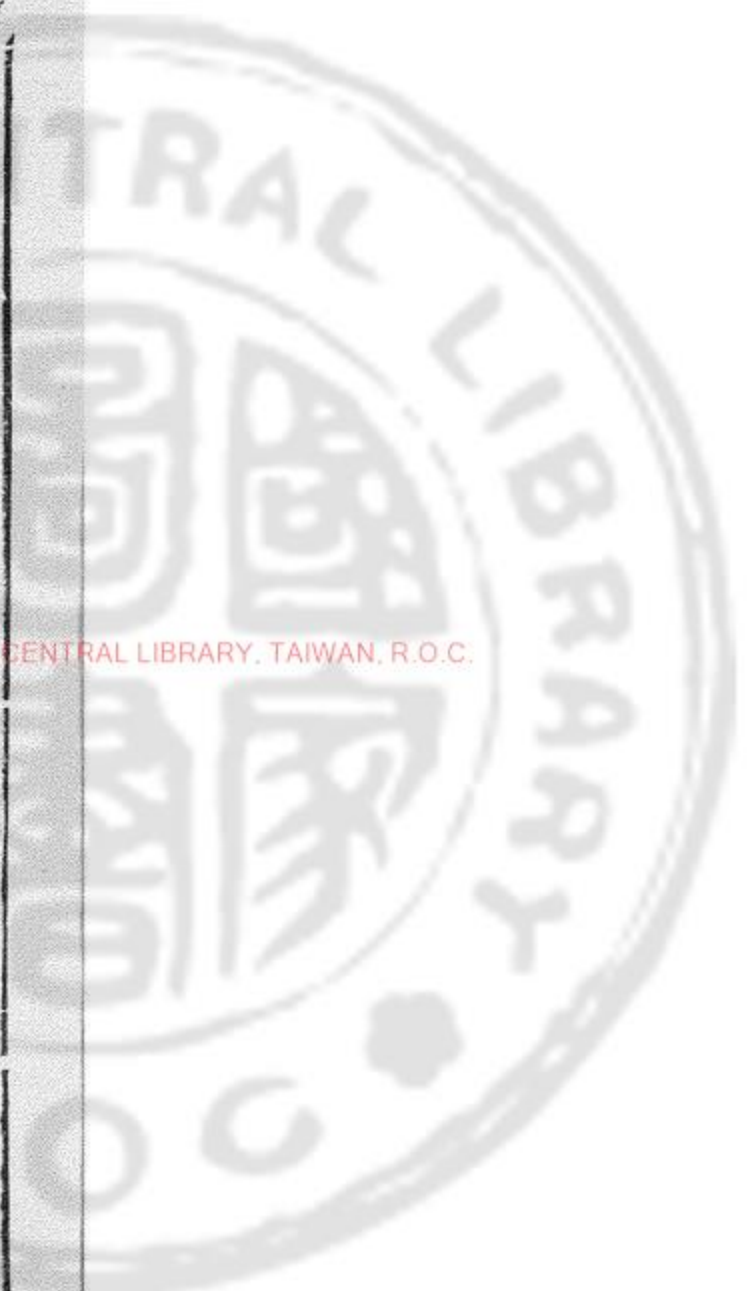
御肅正紀綱如臨等輩正當置之左右以輔闕遺  
或者謂緣黃河輟臨幹治臨之所學實有入於治  
河治河之才固有出臨之上者欲望朝廷別選深  
知河事者以使河北且留臨在朝廷以盡忠亮補  
益之節臣等備位侍從懷有所見不敢不盡謹錄  
奏聞伏候勅旨

東坡全集第五十四卷

奏議一十八首

論擒獲鬼章稱賀太速劄子

元祐二年八月二十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竊聞熙河經畧司奏生擒西蕃首領鬼章宰相欲以明日稱賀臣愚以謂偏師獨克固亦可慶然行於明日臣謂太速如聞本路出兵非一見有一將方指青塘此乃阿里骨巢穴若更待三五日間必續有奏報賀亦未晚今者俘獲醜虜功誠不細賞功勸後固不應輕然朝



廷方欲緝治邊防整肅驕慢若捷奏朝至舉朝夕  
賀則邊臣聞之自謂不世之奇功或恩禮太過則  
將驕卒惰後無以使臣願朝廷鎮之以靜示之以  
不可測昔謝安破苻堅書至安與客圍棋不輟口  
小兒輩已遂破賊安亦非矯情蓋萬目觀望事體  
應爾所有明日稱賀乞更詳酌指揮臣受恩至深  
不敢不盡出位妄言罪當萬死取進止

因擒鬼章論西羌夏人事宜劄子

元祐二年蘇軾奏臣竊見近者熙河路奏生擒鬼  
章百官稱賀中外同慶臣愚無知竊謂安危之機

正在今日若應之有道處之有術則安邊息民必  
自是始不然將驕卒惰以勝爲災亦不足怪故臣  
區區欲乞陳前後致寇之由次論當今待敵之要  
雖狂愚無取亦臣子之常分昔先帝用兵累年雖  
中國靡弊然夏人困折亦幾於亡橫山之地沿邊  
七八百里不敢耕者至二百餘里歲賜旣罷和市  
亦絕虜中匹帛至五十餘千其餘老弱轉徙牛羊  
墮壞所失蓋不可勝數饑羸之餘乃始款塞當時  
執政大臣謀之不深因中國厭兵遂納其使每一  
使賜子貿易無慮得絹五萬餘匹歸甯之其民匹

五六千民大悅一使所獲率不下二十萬緡使五六至而累年所罷歲賜可以坐復既使虜因吾資以德其民且飽而思奮又使其窺我厭兵欲和之意以爲欲戰欲和權皆在我以故輕犯邊陲利則進否則復求和無不可者若當時大臣因虜之請受其詞不納其使且詔邊臣與之往返商議所獲新疆取舍在我俟其詞意屈服約束堅明然後納之則虜雖背恩反覆亦不至如今日之速也虜雖有易我意然不得西蕃解仇結好亦未敢動夫阿里骨董璁之賊臣也挾契丹公主以弑其君之二

妻董璁死匿喪不發逾年衆定乃詐稱嗣子僞書鬼章溫溪心等名以請于朝當時執政若且令邊臣審問鬼章等以阿里骨當立不立若朝廷從汝請遂授節鉞阿里骨真汝主矣汝能臣之如董璁乎若此等無詞則是諸瓮心服既立之後必能統一都部吾又何求若其不服則繫端彼爵命未下曲不在吾彼既一國三公則吾分其恩禮各以一遞上使額命之鬼章等各得所欲宜亦無患當時執政不深慮此專以省事爲安因其妄請便授節鉞阿里骨自知不當立而憂鬼章之討也故欲借

東坡全集卷之五十四  
力於西夏以自重於是始有解仇結好之謀而鬼  
章亦不平朝廷之以賊臣君我也故怒而盜邊夏  
人知諸奚之叛也故起而和之此臣所謂前後致  
寇之由明主不可以不知者也雖既往不咎然可  
以爲方來之鑒元昊本懷大志長於用兵亮祚天  
付兇狂輕用甘衆故其爲邊患皆歷年而後定今  
梁氏專國素與人多不協方內自相圖其能以創  
殘呻吟之餘久與中國敵乎料其姦謀蓋非元昊  
亮祚之比矣意謂二聖在位恭默守成仁恕之心  
著於遠邇必無用武之意可肆無厭之求蘭會諸

城鄜延五寨好請不獲勢脅必從猖狂之後求無  
不獲計不過此耳今者切聞朝廷降詔諸路敕勵  
戰守深明逆順曲直之理此固當今之急務而詔  
書之中亦許夏人之自新臣切以謂開之太急納  
之太速曾未一戰而厭兵欲和之意已見乎外此  
復蹈前日之失矣臣甚惜之今欲聞鬼章之捷或  
漸有款塞之謀必將爲恭狠相半之詞而繼之以  
無厭之請若朝廷復納其使則是欲戰欲和權皆  
在虜有求必獲不獲必叛雖媮一時之安必起無  
窮之釁故臣願明主斷之於中深詔大臣密勅諸

東坡全集卷之五十一  
將若夏人款塞當受其詞而却其使然後明勅邊臣以夏人受恩不貲無故犯順今雖款塞反覆難保若實改心向化當且與邊臣商議苟詞意未甚屈服約束未甚聖明則且却之以示吾雖不逆其善意亦不汲汲求和也彼若心服而來吾雖未納其使必不於往返商議之間遽復盜邊若非心服則吾雖蕩然開懷待之如舊能必其不叛乎今歲涇原之入豈吾待之不至邪但使吾兵練士飽斥候精明虜無大獲不過數年必自折困今雖小勞後必堅定此臣所謂當今待敵之要亦明主不可

以不知者也今朝廷意在息民不憚屈已而臣獻言乃欲艱難其請不急於和似與聖意異者然古之聖賢欲行其意必有以曲成之未嘗直情而徑行也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予之夫直情而徑行未有獲其意者也若權其利害究其所至則臣之愚計於安邊息民必久而固與聖意初無小異然臣竊度朝廷之間似欲以畏事為無事者臣竊以為過之矣夫為國不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事畏事之弊與生事均譬如無病而服藥與有病而不服藥皆可以殺人夫生事者無病而



服藥也畏事者有病而不服藥也乃者阿里骨之請人人知其不當予而朝廷予之以求無事然事之起乃至於此不幾於有病而不服藥乎今又欲遽納夏人之使則是病未除而藥先止其與幾何臣於侍從之中受恩至深其於委曲保全與衆獨異故敢出位先事而言不勝恐悚待罪之至取進止

乞詔邊吏無進取及論鬼章事

元祐二年九月二十七日翰林學士韓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去矣臣聞善用兵者先服其心

次屈其力則兵易解而功易成若不服其心憤力是恃則戰勝而寇愈深况不勝乎功成而兵不解况不成乎頃者西方四夷累年先帝之意令在弔伐而貪功生事之臣務殺人爭地得尺寸之土不問利害先築城堡直州縣使四夷爭畏中國以謂朝廷專欲得地非盡滅我族類不止是以併力致死莫有服者今雖朝廷好生惡殺不務遠畧而此心未信憎畏未衰心既不服惟有鬪刀力屈情見勝負未可知也今日新獲鬼章威震戎狄邊臣賈勇爭欲立功以爲一河南之地指顧可得正使得

東坡全集卷之五十四  
六  
之不免築城堡屯兵置吏積粟而守之則中國何時息肩乎乃者王韶取熙河全師獨克使韶有遠慮誅其叛者乃以忠順卽用其豪酋而已則今復何事其所以兵連禍結罷弊中國者以郡縣其地故也往者旣不可悔而來者又不以爲戒今又欲取講武城曰此要害地不可不取方唐盛時安西都護去長安萬里若論要害自此以西無不可取者使諸羌知中國有進取不已之意則寇愈深而兵不解其禍豈可量哉臣願陛下深詔邊吏叛則討之服則安之自今已往無取尺寸之地無焚廬

舍無殺老弱如此葦年諸羌可傳檄而定然朝廷至意亦自難喻將帥未必從也雖日行文書終恐無益宜驛召陝西轉運使一員赴關面勅戒之使歸以喻將帥而察其不知詔者臣又竊聞朝論謂鬼章犯順罪當誅死然譬之鳥獸不足深責其子孫部族猶足以陸梁於邊全其首領以累其心以爲重質庶獲其用此實當今之良策然臣竊料鬼章覓豪素貴老病垂死必不能甘於困辱爲久生之計自知生存終不得歸徒使其臣子首鼠顧忌不敢復讐必將不食求死以發其衆之怒就使不

然老病愁憤自非久生之道鬼章若死則其臣子  
專意復讐必與阿里骨合而北交於夏人此正胡  
越同舟遇順風之勢其交必堅而溫溪心介於阿  
里骨夏人之間地挾力弱其勢必危若見弁而吾  
不能救使二寇合三面以窺熙河則其患未可以  
一二數也如臣愚計可詔邊臣與鬼章約若能使  
其部族討阿里骨而納趙純忠者當放汝生還質  
之天地示以必信鬼章若從則稍富貴之使其信  
臣而喻至意焉鬼章既有生還之望不爲求死之  
計其衆必從以鬼章之衆與溫溪心合而討阿里

骨其勢必克旣克而納純忠雖放還鬼章可以無  
患此必然之勢也西羌本與夏人世仇而鬼章本  
與阿里骨不協若許以生還其衆必相攻縱未能  
誅阿里骨亦足以使二盜相疑而不合也昔太史  
慈與孫策戰幾殺策策後得慈釋不誅放還豫章  
卒立竒功李愬得吳元濟將李祐解縛用之與同  
卧起卒擒元濟非豪傑名將不能行此度外事也  
議者或謂鬼章之獲兼用近界酋豪力戰而得之  
仇怨已深若放生還此等必無全理臣以謂不然  
若鬼章死於中國其衆讐此等必深若其生還其

讐之亦淺此等依中國爲援足以自全自古西兇之患惟恐解仇結盟若所在爲讐敵正中國之利無可疑者臣出位言事不勝恐悚待罪之至取進止

乞約鬼章討阿里骨劄子

元祐二年十月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者竊見劉舜卿賀表具言阿里骨罪狀又竊聞舜卿乞削阿里骨官爵又竊聞阿里骨上章請命議者或欲許其自新以臣愚慮二者之說皆未爲得何者阿里骨兇狡反覆必

無革面洗心之理今聞其女已嫁梁乞逋之子度其久遠必須協力致死共爲邊患今來上章請命蓋是部族新破衆叛親離恐吾乘勝致討力未能支故匿情忍詬以就大事若得休息數年蓄力養銳假吾爵命以威脇諸兇誅不附已者羽翼旣成西北相應必爲中原之憂非獨一方之病也且夏賊逆天犯順本因輕料朝廷以爲必不能討已今若便從阿里骨之請則其所料良不爲過西蕃小醜朝爲叛逆暮許通和則夏國之請理無不許二寇滔天自若欲戰欲和無不可者則西方之憂無

時而止矣然遂從舜卿之請削奪官爵卽須發兵  
深入致討彼新喪大首領舉國戒懼我師深入苟  
無他竒恐難以得志臣愚以謂當使邊將發厚幣  
遣辯士以離其腹心壞其羽翼今聞溫溪心等者  
族已爲所質勢未能動而心牟斂蘊在其肘腋迹  
同而心異若用臣前計使邊臣與鬼章約若能使  
其部族與溫溪心斂蘊等合而討阿里骨約趙純  
忠卽許以生還此政所謂以夷狄攻夷狄計無出  
此者若朝廷便許阿里骨通和卽須推示赤心待  
之如舊不可復用計謀以圖此賊數年之後必自  
飛揚此所謂養虎自遺患者也故臣願朝廷既不  
納其通和之請又不削奪其官爵存而勿論置之  
度外陰使邊臣以計圖之似爲得策臣屢瀆天聰  
罪當誅死取進止

參定葉祖洽廷試策狀二首

元祐二年十月二十一日翰林李士朝奉郎知制  
誥兼侍讀蘇軾同蘇轍劉攽狀奏准元祐二年十  
月十一日尚書省劄子節文臣寮上言近聞兵部  
郎中葉祖洽改禮部郎中給事中趙君錫封駁以  
爲不當無論祖洽廷試對策有訕及宗廟之語臣

愚今諍君錫所駁極未爲允臣取祖洽印本試策  
尋究卽無譏訕之言不知君錫何以見其譏訕也  
伏望陛下令君錫條具祖洽譏訕之言下近臣參  
定以明枉直庶使策試之士謀議之臣悉心不回  
毋悼後害三省同奉聖旨令翰林學士中書舍人  
諫議大夫同共參定聞奏者右臣等竊謂先帝親  
策貢士本欲人人盡言無所回忌士之論事必欲  
究極始末其語或及祖宗事有是非義難隱諱但  
當考其所言當否以爲進退不可一一指爲謗訕  
取劉葉祖洽所試策卷子看其畧云祖宗以來至  
于今紀綱法度苟簡因循而不舉者誠不爲少又  
云與忠智豪傑之臣合謀而鼎新之臣等以謂祖  
宗撥亂反正承平百年紀綱法度最爲明備縱使  
時異事變理合小有損益亦不當謂之因循苟簡  
便欲朝廷與大臣合謀而鼎新之諍此顯是祖洽  
學術淺暗議論乖繆若謂之譏訕宗廟則亦不可  
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臣等准朝旨與諫議大夫同共參定聞奏  
今據左諫議大夫孔文仲牒已別狀奏陳更不  
連書

又貼黃葉祖洽及第日臣軾係編排官曾奏乞  
行黜落今已具事實別狀奏去訖

又

元祐二年十月二十二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  
誥兼侍讀蘇軾狀奏右臣近奉聖旨參定葉祖洽  
所試策臣已與劉攽等定奪奏聞去訖臣今看詳  
元降臣寮上言有云九在朝廷大臣率多當時考  
試之官信有此語安敢擢在第一臣等今來定奪  
得葉祖洽顯是學術淺暗議論乖謬緣祖洽及第  
時臣係編排官據初考官呂惠卿等定祖洽爲第

三等中合在甲科覆考官宋敏求等定祖洽爲第  
五等中合是黜落臣曾具事由聞奏乞行黜落兼  
據祖洽元試策卷子云祖宗以來至于今紀綱法  
度因循苟簡而不舉者誠爲不少今來祖洽上章  
自辯却減落上件言語只云祖宗已來至於今紀  
綱制度比之前古亦有因循未舉之處顯見祖洽  
心知苟簡之語爲不可故行減落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大雪乞省試展限兼乞御試不分初覆考劄  
子

元祐三年正月 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  
侍讀蘇軾劄子奏臣竊見近者大雪方數千里道  
路艱塞四方舉人赴省試者三分中未有二分到  
闕朝廷雖議展限然迫於三月放榜所展日數不  
多至時若隔下三五百人赴試不及卽恐孤寒舉  
人轉見失所亦非朝廷急才喜士之意欲乞自今  
日已往更展半月方始差官仍令禮部疾速雕印  
出榜曉示旁近州郡但未試以前到者並許投保  
引試若慮放榜遲延恐越三月內不及卽乞省試  
添差小試官十人却促限五七日出榜臣又竊見

自來御試差官分爲初考覆考編排詳定四處日  
限旣迫考官又少以此多不暇精詳又緣初覆考  
官不敢候卷子齊足方定等第只是逐旋據騰錄  
所關到卷子三五十卷便定等第以此前後不  
相照所定高下或寄於幸與不幸深爲不便不若  
只依南省條式聚衆考官爲一處通用日限候卷  
子齊足衆人共定其等第不惟精詳寡失又御試  
放榜亦可以速了臣竊意祖宗之法所以分考官  
爲四處者蓋是當時未有對彌騰錄故須分別以  
防弊倖今來旣有對彌騰錄縱欲循私其勢無由



若只依南省條格委無妨礙乞賜詳酌指揮取進  
止

大雪論差役不便劄子

元祐三年二月九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  
侍讀蘇軾劄子奏臣伏見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  
大雪過常煖氣不效農夫失業商旅不行引咎在  
躬渙汗之澤覃及方外而詔下之夕雪作不已臣  
備位近侍誠竊感情廢食而歎退伏思念陛下卽  
位以來發政施仁無一不合人心順天意者當獲  
豐年刑措之報鳳凰景星之瑞而水旱作沴常寒

齋言殆無虛日此豈聖之當然者哉臣誠愚忝不  
識忌諱試論其近似者而陛下擇焉臣聞差役之  
法天下以爲未便獨臺諫官數人者主其議以爲  
不可改磨礪四顧以待言者故人畏之而不敢發  
耳近聞踈遠小臣張行者力言其弊而諫官韓川  
深詆之至欲重行編竄此等亦無他意方司馬光  
在時則欲希合光意及其既沒則妄意陛下以爲  
主光之言殊不知光至誠盡公本不求人希合而  
陛下虚心無我亦豈有所主哉使光無忿至今見  
其法稍弊則更之久矣臣每見呂公著安燾呂大

防范純仁皆言差役不便但爲已行之令不欲輕  
變無恐臺諫分爭卒難調和願陛下問公著等人  
指陳差雇二法各有若干利害昔日雇役中等人  
戶歲出錢幾何今者差役歲費錢幾何及幾年一  
次差役皆可以折長補短約見其數以此計算利  
害灼然而况農民在官貪利狡胥百端蠶食比之  
雇人苦樂十倍又五路百姓例皆朴拙差稅分須  
至轉雇慣習人尤爲患苦其費不貲民窮無告監  
司守令觀望不言若非此一事則何以感傷陰陽  
之和至于如此雖責躬肆責徹膳禱祠而此事不

變終恐無益今侍從之中受恩至深無如小臣臣  
而不言誰當言者然臣前歲因詳定役法與臺諫  
異論遂爲其徒所疾屢遭口語今來所言若不合  
聖意卽乞便行責降以戒妄言若萬一少有可采  
卽乞留中只作聖意行下庶幾上荅天戒下全小  
臣不勝恐栗待罪之至取進止

貢院劄子四首

奏巡鋪鄭永崇舉覺不當乞差曉事使臣交

替

元祐三年二月 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

軾同孫覺孔文仲劄子奏貢院今月三日據巡鋪  
官鄭永崇領戒到進士王太初臣博雅稱是傳義  
問得舉人各稱被巡鋪官誣執尋令巡鋪官宣德  
郎王厚將逐人卷子與衆官點對得逐人試卷內  
有一十九字同卽不成片段本院檢准條貫惟經  
學不許傳義口授者同至於進士須是懷挾代筆  
方令扶出今來逐人試卷點對得只有一十九字  
偶同別無違礙顯是巡鋪官鄭永崇舉覺不當兼  
兩日內巡鋪內臣屢將曖昧單詞令本院扶出舉  
人本院未敢施行見奏取旨及有巡鋪所手分錫  
觀作過本院依法區分其巡鋪內臣並來簾前告  
屬堅要放免本院亦不敢依隨以此挾恨羅織舉  
人必欲求勝今來進士尚有兩甲諸利尚有一十  
五場未曾引試若信令巡鋪官內臣挾情羅織卽  
舉人無由存濟欲望聖慈速賜指揮或且勾回石  
君召鄭永崇兩人却差曉事使臣交替所貴不致  
非理生事取進止

奏劾巡鋪內臣陳慥

元祐三年二月 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  
軾同孫覺孔文仲劄子奏貢院今月三日據巡鋪

官捉到懷挾進士共三人依條扶出逐次巡鋪官並令兵士高聲唱叫至今月十一日扶出進士蔣立時約有兵士三五十人齊聲大叫在院官吏公人無不驚駭在場舉人亦皆恐悚不安尋取到虎翼節級李及等狀稱是巡鋪內臣陳慥指揮令衆人唱叫竊詐朝廷取士之法動以禮義舉人懷挾自有條法而內臣陳慥乃敢號令衆卒齊聲唱叫務欲摧辱舉人以立威勢傷動士心損壞國體本院無由指約伏望聖慈特賜行遣取進止

申明舉人盧君脩王燦等

元祐三年二月 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同孫覺孔文仲劄子奏貢院今月三日據巡鋪官押領到進士盧君脩王燦稱是傅義却問得舉人稱是盧君脩來就王燦問道不知耿鄧之洪烈爲復是洪烈爲復是洪勳其王燦別無應對當院看詳若將問字使作傅義未爲允當已一面且令逐人就試乞早降指揮令與不合一例考校取進止

論特奏名

元祐三年二月二十九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

誥蘇軾同孫覺孔文仲劄子奏臣等伏見從來天下之患無過官冗人人能言其弊而不能去其害惟往年韓琦富弼等獨能裁減任子及展年磨勘發議之初士大夫相顧莫敢以身當之者以爲必致謗議而琦等不顧旣立成法天下肅然無一人非之者何則私欲不可以勝公議故也流弊之極至於今日一官之闕率四五人守之爭奪紛紜靡耻道盡中材小官闕遠食貧到官之後求取漁利靡所不爲而民病矣今日之弊譬如羸病之人負千鈞之重縱未能分減豈忍更添臣等自入貢院

四方免解舉人投狀稱今來是龍飛榜乞爲敷奏法外推恩者不可勝數臣等一切不行無不注有經朝省下狀蒙送下本院只是坐條告示近准聖旨依逐舉體例下第舉人各以舉數特奏名已約計四百五十人今日又准尚書省劄子取前來聖旨特奏名外各遞減一舉人數若依此數則又添數百人雖未知朝廷作何行遣不當先事建言但恐朝命已行卽論奏不及臣等伏見恩榜得官之人布在州縣例皆垂老別無進望惟務黷貨以爲歸計貪冒不職十人而九朝廷所放恩榜幾千人

矣何曾見一人能自奮勵有聞於時而殘民敗官者不可勝數以此知其無益有損不言可知今之議者不過謂卽位之初宜廣恩澤苟以悅此僥倖無厭數百人者而不知吏部以有限之官待無窮之吏戶部以有限之財祿無用之人而所至州縣舉罹其害乃卽位之初有此過舉謂之恩澤非臣所識也伏乞斷自聖意明勅大臣特奏名舉人只依近日聖旨指揮仍詔殿試考官精加考較量取一二十人委有學問詞理優長者卽許出官其餘皆補文學長史之類不理選限免使積弊之極增言不已臣等非不知言出怨生旣忝近臣理難緘默取進止

貼黃臣覺見備員吏部親見其害闕每一出爭者至一二十人雖川廣福建煙瘴之地不間日月遠近惟欲爭先注授臣竊怪之陰以訪問以爲授官之後卽請雇錢多者至五七十千又旣授遠闕許先借料錢遠者許借三月又得四十餘千以貪恠無知之人又以衰老到官之後望其持廉奉法盡公治民不可得也

省試放榜後劄子三首

乞裁減巡鋪兵士重賞

元祐三年三月 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同孫覺劄子奏臣等近奉勅權知貢舉竊謂朝廷待士之意本於禮義而輔以文法雖舊懷挾傳義之禁然事皆付之主司終不以此多辱士類虧損國體近年緣練亨父爲試官非理凌忽舉人遂致喧競因此多差巡鋪兵士南省至一百人訶察嚴細如防盜賊而恩賞至重官負使臣減年磨勘指射差遣諸色人支錢多至六百貫若非理羅織却無指定深重刑名緣此小人貪功希賞搜探懷

袖衆證以成其罪其間不免冤濫近者內臣石君召鄭永崇陳慥非理搜檢臣等已具論奏尋蒙朝廷取問行遣訖欲令下有司立法裁減重賞及減定巡鋪兵士人數如非理羅織舉人卽重行責罰以稱朝廷待士之音取進止

乞不分經取士

元祐三年三月 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同孫覺劄子奏臣等近奉勅權知貢舉竊見自來條貫分經取士旣於逐經中紐定分數取人或一經中合格者少卽取詞理淺謬卷子以足其數

如合格者多則雖優長亦須落下顯是弊法將來兼用詩賦不專經義欲乞今後更不分經專以工拙爲去取取進止

乞不分差經義詩賦試官

元祐三年三月 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同孫覺劄子奏臣等近奏爲將來科場旣復詩賦乞更不分經取人已奉聖旨依奏今來却見禮部新立條貫將來科場如差試官二員者以二員經義一員詞賦兩員者各差一員臣等竊謂旣復詩賦與經義策論通考舉人尚不分經而試官乃

分而爲二甚無謂也凡差試官務在有詞學者而已若得其人則治易及第不害其能問春秋經義入官不害其能考詩賦若不得人雖用本科不免乖錯須自聲律變爲經義則詩賦之士便充試官何曾別求經義及第之人然後取士若必用本科各考所試則經義策論詩賦四場文理不同亦須各差試官一人而後可此本議者私憂過計而有司不察便爲創立此條使一試院中有兩頭項試官自有科場以來無此故事自來試官患在爭競不一又分爲兩黨試經義者王虛浮之文考詩賦



者主聲病之學紛紛爭競理在不疑舉人聞之必興詞訟爲害如此了無所益今來朝廷旣復詩賦又立此條深恐天下監司妄意朝廷必欲用詩賦之人爲試官不問有無詞學一例差充其問久離科場之人或已廢學若用虛名差使顯不如經義及第有文之人人之有材何施不可經義詩賦等是文詞而議者便謂治經之人不可使考詩賦何其待天下士大夫之薄也欲乞特賜指揮今後差試官不拘會應經義詩賦舉者專務選擇有詞學人充其禮部近日所立條貫更不施行取進止

御試劄子二首

奏乞御試放榜館職皆侍殿上

元祐三年三月 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同孫覺劄子奏臣等近奉勅權知貢舉竊見自來御試放榜日館職皆在殿上祇候乃是祖宗舊法以彰王國多士之美熙寧中因閤門偶失檢舉不令上殿自此遂爲定制欲乞檢會治平以前故事施行取進止

放榜後論貢舉合行事件

元祐三年三月 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

軾劄子奏臣近領貢舉侍立殿上祇候放榜伏見  
舉人程試有犯皇帝舊名者有旨特許依本等賜  
第又有犯真宗舊名者執政亦乞依例收錄而陛  
下親發德音以謂此人犯祖宗廟諱不可不降等  
已而又有犯僖宗廟諱者有旨押出在廷之人無  
不稽首欣服臣與同列退相告語非獨以見聖人  
卑躬尊祖之意亦足以知陛下嚴於取士之法不  
好小惠以求虛名臣備位禁近固當推廣聖意將  
順其美而補其所未備謹具貢舉合行事件畫一  
如左

一伏見祖宗舊制過省舉人一經殿試黜落不  
少既以慎重取人又以見名器威福專在人  
主至嘉祐中始盡賜出身然猶不取雜犯而  
近歲流弊之極雜犯亦或收錄遂使過省舉  
人便同及第縱使紕繆亦玷科舉恩澤既濫  
名器自輕非祖宗本意也自來過省舉人限  
年累舉積日持久方該特奏名恩今來一次  
過省殿試不合格當年便得進士出身此何  
義也伏乞下省司立法將來殿試除放合格  
人外其餘並皆黜落或乞以分数立額取人

所貴上無姑息下絕僥倖之心如聞已有去  
取二分指揮然有法不行與無法同如已有  
法卽乞申明仍告諭天下將來殿試依法去  
取

一自來釋褐舉人惟南省榜首或本場第一人  
唱名近下者或有旨升二甲然皆出自聖意  
初無著令今者南省十人已上及別試第一  
人國學開封解元武舉第一人經明行脩舉  
人與允該特奏名人正及第者皆著令升一  
甲紛然並進士不復以升甲爲榮而法在有

司恩不歸於人主甚無謂也竊謂累奏舉名  
已是濫恩而經明行脩尤是弊法其間權勢  
請托無所不有侵奪解額崇獎虛名有何功  
能復令升甲人主所以礪世磨鈍正在科舉  
等級升降榮辱之間今乃輕以與人不復愛  
惜臣所未喻伏望聖慈更與大臣詳議前件  
著令乞賜刊削今後殿試唱名除南省逐場  
第一人臨時取旨外其餘更不升甲所貴進  
退之權專在人主其經明行修一科亦乞詳  
議早行廢罷

東坡全集卷之五十四  
一臣近在貢院與孫覺孔文仲同入劄子論特  
奏名人恩澤太濫未蒙施行伏乞檢會前奏  
降付有司詳議裁減仍乞立法應特奏名人  
授文學長史之類今後南郊赦書更不許召  
保出官

一伏見近日禮部立法今後科場差試官三人  
者一人講賦二人經義差兩人者詩賦經義  
各一人臣謂此法不可施行允差試官務在  
選擇能文之士若得其人則治易及第不害  
其能問春秋經義入官不害其能考詩賦若

不得人正用本科不免錯繆須自聲律變爲  
經義則詩賦之士便充試官何曾別求經義  
及第之人然後取士若必用本科各考所試  
則經義詩賦策論四場文理不同亦須各差  
試官一人而後可此本言者私憂過計而有  
司不察便爲生出此條自有科場以來無此  
故事今後每一試院分兩頭項試官問經義  
者則主虛浮之文考詩賦者則貴聲病之學  
紛紜爭競理在不疑自此科場日有詞訟爲  
害不小了無所益今來朝廷旣復詩賦又立

此條深恐天下監司妄意朝廷必欲用作詩賦之人爲試官不問有無詞學一例差充其間久離場屋之人或已廢學若用虛名差使顯不如經義及第有文之人欲乞特賜指揮今後差試官不拘經義詩賦專務選擇有詞學之人其禮部近日所立條貫更不施行

右取進止

乞罷學士除閑慢差遣劄子

元祐二年三月 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因宣召百奉聖旨何故屢

入文字乞郡臣且以疾病之狀以爲辭以臺諫有言故耶兄弟孤立自來進用皆是皇帝與太皇太后主張不因他人今來但安心勿恤人言不用更入文字求去臣退伏思念頃自登州召還至備員中書舍人以前初無人言只從參議役法及蒙擢爲學士後便爲朱光庭王巖叟賈易韓川趙挺之等攻擊不已以至羅織語言巧加醞釀謂之誹謗未入試院先言任意取人雖蒙聖主知臣無罪然臣竊自惟蓋祿臣賦性剛拙議論不隨而寵祿過分地勢侵迫故致紛紜亦理之當然也臣

只欲堅乞一郡則是孤負聖知上違恩旨欲默而  
不乞則是與臺諫為敵不避其鋒勢必不安伏念  
臣多難早衰無心進取得歸丘壑以養餘年其甘  
如薺今既未許請郡臣亦不敢遠去左右只乞解  
罷學士除臣一京師閑慢差遣如祕書監國子祭  
酒之類或乞只經筵供職庶免衆人側目可以

大以進

大皇太子主  
大皇太子主  
大皇太子主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東坡全集第五十五卷

奏議一十二首

轉對條上三事狀

元祐三年五月一日侍讀蘇軾狀奏准御史臺牒  
五月一日文德殿視朝臣次當轉對雖愚無知備  
位禁林懷有所見不敢不盡謹條上三事如左

一謹按唐太宗著司門令式云其有無門籍人  
有急奏者皆令監門司與仗家引奏不許閑  
礙臣以此知明主務廣視聽深防蔽塞雖無  
門籍人猶得非時引見祖宗之制自兩省兩

制近臣六曹寺監長貳有所欲言及典大藩鎮奉使一路出入辭見皆得奏事殿上其餘小臣布衣亦時特賜召問非獨以通下情知外事亦以考察群臣能否情偽非苟而已臣伏見陛下嗣位以來惟執政日得上殿外其餘獨許臺諫官及開封知府上殿不過十餘人天下之廣事物之變決非十餘人者所能盡若此十餘人者不幸而非其人民之利病不以實告則陛下便謂天下太平無事可言豈不殆哉其餘臣僚雖許上書言事而書入

禁中如在天上不加反復詰問何以盡利害之實而况天下事有不可以書載者心之精微口不能盡而况書乎共惟太皇太后以盛德在位每事抑損以謙遜不居為美雖然明目達聰以防壅塞此乃社稷大計豈可以謙遜之故而遂不與群臣接哉方今天下多事飢饉盜賊四夷之變民勞官冗將驕卒惰財用匱乏之弊不可勝數而政出帷箔決之廟堂大臣尤宜開兼聽廣覽之路而避專斷壅塞之嫌非細故也伏望聖慈更與大臣商議



除臺諫開封知府已許上殿外其餘臣僚舊制許請間奏事及出入辭見許上殿者皆復祖宗故事則天下幸甚

一凡為天下國家當愛惜名器慎重刑罰若愛惜名器則斗升之祿足以鼓舞豪傑慎重刑罰則笞杖之法足以震聾頑狡若不愛惜慎重則雖日拜卿相而人不勸動行誅戮而人不惧此安危之機人主之操術也自祖宗以來用刑至慎習以成風故雖展年磨勘差替衝替之類皆足以懲警在位獨於名器爵祿

則出之太易每一次科場放進士諸科及特奏名約八九百人一次郊祀奏補子弟約二三百人而軍職轉補雜色入流皇族外戚之薦不與自近世以來取人之多得官之易未有如本朝者也今吏部一官闕率常五七人守之爭奪紛紜廉耻道盡中材小官闕遠食貧到官之後侵漁求取靡所不為自本朝以來官冗之弊未有如今日者也伏見祖宗舊制過省舉人御試黜落不少既以慎重取人又以見名器威福專在人主至嘉祐末年始

盡賜出身雖文理紕繆亦玷科舉而近歲流弊之極至於雜犯亦免黜落皆非祖宗本意又進士非甲本為南省第一人唱名近下方有特旨皆是臨時出於聖斷今來南省第十人以上別試第一人國子開封解元武舉第一人經明行脩舉人與凡該特奏名人正及第者皆著令升一甲紛然並進人不復以升甲為榮而法在有司恩不歸於人主甚無謂也特奏名人除近上十餘人文詞稍可觀外其餘皆詞學無取年迫桑榆進無所望

所歸使之臨政其害民必矣欲望聖慈特詔大臣詳議今後進士諸科御試過落之法及特奏名出官格式務在精覈以藝取人不行小惠以收虛譽其著令升甲指揮乞今後更不施行昔諸葛亮典法正論治道其畧曰刑政不肅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吾今威之以法上行則知恩限之以爵上加則知榮恩榮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也唐德宗蒙塵山南當時事勢可謂危急少行姑息亦理之常而公

路進瓜果人欲與一試官陸贄力言以為不可  
今天下晏然朝廷清明何所畏避而行姑  
息之政故臣願陛下常以諸葛亮陸贄之言  
為法則天下幸甚

一臣於前年十月內會上言其略曰議者欲減  
任子以救官冗之弊此事行之則人情不悅  
不行則積弊不去要當求其分義務適厥中  
使國有去弊之實人無失職之歎欲乞應奏  
蔭文官人每遇科場勿隨進士考試武官卽隨  
武舉或試法人考試並三人中解一人仍年

及二十五以上方得出官內已會舉進一得  
經者免試如三試不中年及三十五已上亦  
許出官雖有三試留滯之艱而無終身絕望  
之歎亦使人人務學不墜其家為益不小後  
來不蒙降出施行切慮當時聖意必謂改元  
之初不欲首行約損之政今者卽位已四年  
矣官冗之病有增而無損財用之乏有損而  
無增數年之後當有不勝其弊者若朝廷恬  
不為怪當使誰任其憂及今講求臣恐其已  
晚矣伏乞檢會前奏早賜施行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魏王在殯乞罷秋宴劄子

元祐三年八月二十一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准鈐轄教坊所關到撰秋燕致語等文字臣謹按春秋左氏傳昭公九年晉荀盈如齊卒於戲陽殯于絳未葬晉平公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酌以飲工曰汝爲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燕樂學人舍業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汝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公說徹樂又按昭公十五年

年晉荀躒如周葬穆后既葬除喪周景王以爲燕叔向譏之謂之樂憂夫晉平公之於荀及罍蓋無服也周景王之於穆后蓋期喪也無服者未葬而樂屠蒯譏之甚喪者已葬而燕叔向譏之書之史冊至今以爲非仁宗皇帝以宰相富弼母在殯爲罷春宴傳之天下至今以爲宜今魏王之喪未及卒哭而禮部太常寺皆以謂天子絕期不妨燕樂臣竊非之若絕期可以燕樂則春秋何爲譏晉平公周景王乎魏王之親孰與卿佐遠比荀盈近比富弼之母輕重亦有間矣魏王之葬旣以陰陽拘忌

別擇年月則當準禮以諸侯五月爲葬期自今年十一月以前皆爲未葬之月不當燕樂不可以推宜郊殯便同已葬也臣竊意皇帝陛下篤於仁孝必罷秋燕不待臣言但至今未奉指揮緣上件教坊致語等文字準令合於燕前一月進呈臣旣未敢撰亦不敢稽延伏乞詳酌如以爲當罷只乞自皇帝陛下聖意施行更不降出臣文字臣忝備侍從叨陪講讀不欲使人以絲毫議及聖明故不敢不奏取進止

述災沴論賞罰及脩河事繳進歐陽脩議狀

### 劄子

元祐三年九月五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今日邇英進讀寶訓及雍熙淳化間事太宗皇帝每見時和歲豐雨雪應時喜不自勝舉酒以屬郡臣又是日熒惑與日同度太史奏言當旱旣而雨足歲豐臣讀至此因進言水旱雖天數然人君脩德可以轉災爲福故宋景文公一言熒惑退三舍元豐八年熒惑守心逆行犯房又逆而西垂欲犯氐氐四星后妃之象也方是時二聖在位發政施仁惟恐不及臣視熒惑退舍

東坡全集卷之五十五  
甚速如有所畏不敢復西以此知天人之應捷於  
影響太宗皇帝親致太平而每遇豐年若獲非常  
之福喜樂如此者豈非水旱不作自是朝廷難得  
之事乎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匹夫匹婦有不  
獲其所猶能致水旱而况政令之失小及一方大  
及四海其爲災沴理在不疑自二聖嗣位于今四  
年恭儉慈孝至仁至公可謂盡矣而四年之中非  
水則旱日月薄蝕五星相凌淫雨大雪常寒久陰  
之類殆無虛月豈盛德之報也哉臣愚無知竊謂  
陛下身修而政未修故監司守令多不得人百姓

失職無所告訴謠怨上達以傷陰陽之和所以致  
此者蓋由朝廷賞罰不明舉措不當之咎也臣請  
畧而言之去年熙河諸將力戰以獲鬼章此奇功  
也故增秩賜金涇原諸將閉門自守使賊大掠而  
去若涉無人之境此罪人也亦增秩賜金賞罰如  
此何以使人廣東妖賊岑探反圍新州差將官童  
政救之政賊殺平民數千其害甚於岑探朝廷使  
江西提刑傅燮體量其事燮畏避權勢歸罪於新  
州官吏又言新州官吏却有守城之功乞以功過  
相除愚弄上下有同兒戲然卒不問岑探聚衆構

謀經年乃發而所部官吏茫不覺知使一方赤子  
肝腦塗地然亦止於薄罰童政凶狡貪殘非一日  
之積而監司乃令將兵討賊以致千人無辜就死  
亦止降一舍遣近日溫杲誘殺平民十九人冤酷  
之狀所不忍聞而杲止於降官監當蔡州捕盜吏  
卒亦殺平民一家五六人皆婦女無辜屠割刑體  
以爲丈夫首級欲以請賞而守倅不按監司不問  
以奎臣僚上言及行下本路乃云殺時可與不可  
辨認自目殺人不辨男女豈有此理乃是預爲凶  
人開苟免之路事如此者非一臣不敢盡言特舉

其甚者耳如此不過恩庇得無狀小人十數人正  
使此等歌詠愛戴不知有何補益而紀綱頽弛媮  
惰成風則千萬人受其害此得爲仁乎大抵爲國  
要在分別是非以行賞罰然後善人有所恃賴平  
人有所告訴若不窮究曲直惟務兩平則君子無  
告小人得志天下之亂可坐而待此臣所謂賞罰  
不明之咎也黃河自天禧已來故道漸以淤塞每  
决而西以就下耳熙寧中央於曹村先帝盡力塞  
之不及數年遂决小吳先帝聖神知河之欲西北  
行也久矣今強塞之縱獲目前之安而旋踵復决

必然之勢也故不復塞今都水使者王孝先乃欲於北京南開孫村河欲奪河身以復故道此豈獨一方之安危天下之休戚也古者舉大事謀及庶人上下僉同然猶有意外之患今內自工部侍郎都水屬官外至安撫轉運使及外監丞皆以爲故道高仰勢若登屋功必無成而患有不可測者以至河北吏民無賢愚貴賤皆以爲然獨一孝先以爲可作臣聞自孫村至海口舊管堤埽四十五所役兵萬五千人勾當使臣五十負歲支物料五百餘萬自小吳之決故道諸埽皆廢不治堤上埽

弁根掘取殘零物料變賣無餘官吏役兵僅有存者使孫村之役不能奪過河身則官私財力舉爲虛棄若幸而復行故道則四十五埽皆以廢壞橫流之災必倍於今孝先建議之初畧不及此近因人言沸騰方牒北外郡丞司云四十五埽並屬北外監丞司地分令一面相度枝梧又云因檢計春料便令計置今來欲興脩四十五處已壞隄埽準備河水復行故道此莫大之役不費之費也孝先當於建議之初首論其事待朝廷上下熟議而行今孝先便將此役作常程熟事行與北外監丞司



令一而管認意望敗事之後歸罪他人其爲欺罔實駭群聽其餘患害未易悉數但臣採察衆論以爲此役不可不罷若令歲罷役不過枉費九百萬物料虛役三萬兵工若更接續興脩則來歲當役數十萬人仍費三千餘萬此外民勞之極變故橫生嗟怨之聲足以復致水旱若將三千萬物料錢作數年因水所欲行之地稍立隄防增卑培薄數年之後必漸安流何苦徇一夫之私計逆萬人之公論以興必不可行之役乎此臣所謂措置不當之咎也臣竊見仁宗朝名臣歐陽脩爲學士

脩河議狀二篇雖當時事宜而其所畫利害措置方畧頗切今日之事臣以爲可用故輒繕寫進呈自祖宗以來除委任執政外仍以侍從近臣爲耳目請間論事殆無虛日今自垂簾以來除執政臺諫開封尹外更無人得對惟有邇英講讀猶獲親近清光若復瘖默不言則是耳目殆廢臣受恩深重不敢觀望上下苟爲身謀謹備錄今日進讀之言上陳聖鑒臣無任恐懼待罪之至取進止

貼黃臣爲衰病眼昏所言機密又不敢令別人寫錄書字不謹伏望聖慈特賜寬赦

乞郡劄子

元祐三年十月十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  
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以左臂不仁兩目昏暗  
有失儀曠職之憂堅乞一郡伏蒙聖慈降詔不允  
遣使存問賜告養疾恩禮之重萬死莫酬以臣子  
大義言之病未及死皆當勉強雖有失儀曠職之  
罰亦不當辭然臣終未敢起就職事者實亦有故  
言之則觸忤權要得罪不輕不言則欺罔君父誅  
罰尤大故卒言之臣聞之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  
動又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以此知事

君之義雖以報國爲先而報國之道當以安身爲  
本若上下相忌身自不安則危亡是憂國何由報  
恭惟陛下踐祚之始收臣於九死之餘半年之間  
擢臣爲兩制之首方將致命豈敢告勞特以臣拙  
於謀身銳於報國致使臺諫例爲怨仇臣與故相  
司馬光雖賢愚不同而交契最厚光旣大用臣亦  
驟遷在於人情豈肯異論但以光所建差役一事  
臣實以爲未便不勉力爭而臺諫諸人皆希合光  
意以求進用及光旣歿則又妄意陛下以爲主光  
之言結黨橫身以排異議有言不便約共攻之會

不知光至誠爲民本不求人希合而陛下虛心無我亦豈有所主哉其後又因刑部侍郎范百祿與門下侍郎韓維爭議刑名欲守祖宗故事不敢以疑法殺人而諫官呂陶又論維專權用事臣本蜀人與此兩人實是知舊因此韓氏之黨一例疾臣指爲川黨御史趙挺之在元豐末通判德州而著作黃庭堅方監本州德安鎮挺之希合提舉官楊景柔意欲於本鎮行市易法而庭堅以謂鎮小民貧不堪誅求若行市易必致星散公文往來士人傳笑其後挺之以大臣薦召試館職臣實對衆言

挺之爲蜀人學行無取豈堪此選又挺之妻父家更爲西蜀提刑時本路提舉官韓玠違法虐民朝旨委其體量而與附會隱庇臣等輒爲諫官劾奏其事玠身並行黜責以此挺之疾臣尤出死力臣二年之中四遭口語劾策草麻皆謂之誹謗未出省城先言其失士以至臣所薦士例加誣讟所言利害不言相見近日王覲言胡宗愈指臣爲黨孫覺言丁騭云是臣親家臣與此兩人有何干涉而於意外巧構曲成以積臣罪欲使臣撓椎於十夫之手而使陛下拔擢於三至之言中外之人具

東坡全集卷之五十五  
三  
曉此意謂臣若不早去必致傾危臣非不知聖主  
天縱聰明察臣無罪但以臺諫氣焰震動朝廷上  
自執政大臣次及侍從百官外至監司守令皆畏  
避其鋒奉行其意意所欲去勢無復全天下知之  
獨陛下深居法宮之中無由知耳臣竊觀三代以  
下號稱明主莫如漢宣帝唐太宗然宣帝殺蓋寬  
饒太宗殺劉洎皆信用諛言死非其罪至今哀之  
宣帝初知蓋寬饒忠直不畏強禦自候司馬擢爲  
太中大夫司隸校尉不可謂不知之深矣而蓋寬  
饒上書有云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而當時諛

人乃謂寬饒欲求禪位宣帝不察致使寬饒自刎  
北闕下太宗信用劉洎言無不從嘗比之魏文貞  
公亦不可謂不知之深矣而太宗征遼患難洎泣  
曰聖體不康甚可憂懼而當時諛人乃謂洎欲行  
伊霍之事太宗不察賜洎自盡二主非不明也二  
臣之受知非不深也恃明主之深知不避諛人積  
毀以至身首異處爲天下笑今臣自度受知於陛  
下不過如蓋寬饒之於漢宣帝劉洎之於唐太宗  
也而諛臣者乃十倍於當時雖陛下明哲寬仁度  
越二主然臣亦豈敢恃此不去以卒蹈二臣之覆

東坡全集卷之五十五  
轍哉且二臣之死天下後世皆言二主信讒邪而  
害忠良以爲聖德之累使此二臣者識幾畏漸先  
事求去豈不身名俱泰臣主兩全哉臣縱不自愛  
獨不念一旦得罪之後使天下後世有以議吾君  
乎昔先帝召臣上殿訪問古今勅臣今後遇事卽  
言其後臣屢論事未蒙施行乃復作爲詩文寓物  
托諷庶幾流傳上達感悟聖意而李定舒亶何正  
臣三人因此言臣誹謗遂得罪然猶有近似者以  
諷諫爲誹謗也今臣草麻詞有云民亦勞止而趙  
挺之以爲誹謗先帝則是以白爲黑以西爲東殊  
無近似者臣以此知挺之嶮毒甚於李定舒亶何  
正臣而臣之被讒甚於蓋寬饒劉洎也古人有言  
曰爲君難爲臣不易臣欲依違苟且雷同衆人則  
內愧本心上負明主若不改其操知無不言則怨  
仇交攻不死卽廢伏望聖慈念爲臣之不易哀臣  
處此之至難始終保全措之不爭之地特賜指麾  
檢會前奏早賜施行臣無任感恩知罪祈天請命  
激切戰恐之至取進止

貼黃郭槩人材凡猥衆所共知旣以附會小人  
得罪近復擢爲監司者益畏挺之之口欲以苟

悅其意正如向時王巖叟在言路時擢用其父荀龍知澶州妻父梁燾為諫議天下知其為巖叟也

又貼黃臣所舉自代人黃廷堅歐陽棐十科人王鞏制科人秦觀皆誣以過惡了無事實臣又曾建言乞行給田募役法呂大防范純仁皆深以為便方行下相度而臺諫爭言其不可更不得相度至今臣每見大防范純仁皆咨嗟太息惜此法之不行但畏臺諫不敢行下耳

又貼黃中外臣寮畏避臺諫附會其言以欺朝廷者皆有實狀但以事不關臣故不敢一一陳耳

又貼黃陛下若謂臣此言狂妄即乞付外核實其事顯加黜責若以為然即乞留中省覽臣當別具劄子乞郡付外施行

### 辨舉王鞏劄子

元祐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舉宗正寺丞王鞏充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竊聞臺諫官言鞏姦邪及離間宗室因諂事臣以獲薦舉奉聖旨除鞏西京

通判謹按鞏好學有文強力敢言不畏疆禦此其所長也年壯氣盛銳於進取好論人物多致怨憎此其所短也頃者竄逐萬里偶獲生還而容貌如故志氣逾厲此亦有過人者故相司馬光深知之待以國士與之往返論議不一臣以爲所短不足以廢所長故爲國收才以備選用去歲以來吏民上書蓋數千人朝廷委司馬光看詳擇其可用者得十五人又於十五人中獨稱獎二人孔宗翰與鞏是也鞏緣此得減二年磨勘仍擢爲宗正寺丞則臣之稱薦舉光之擢用其事正同若果是姦邪

不當稱皇叔皇伯雖未必中理然不過欲尊君抑臣務合古禮而已何名爲離間哉况鞏此議執政多以爲非獨司馬光深然之故下禮部詳議又兵部侍郎趙彥若亦曾建言若果是離間光亦離間也彥若亦離間也方行下有司時臺諫初無一言及光沒之後乃有姦邪離間之說則是鞏之邪正係光之存亡非公論也鞏與臣世舊幼小相知從臣爲學何名諂事三者之論了無一實上賴聖明不以此爲鞏亦不以此責臣止除外官以厭塞言

者之意臣復何所辨論但痛司馬光死未數月而  
所賢之士變爲姦邪又傷言者本欲中臣而累及  
輩誣周之漸懼者甚衆是以冒昧一言伏深戰越  
取進止

貼黃臣曾親聞司馬光稱輩忠義及見光親書  
簡帖與輩往復議論政事及有手簡與李清臣  
稱輩之賢真迹見在

論周種擅議配享自劾劄子二首

元祐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  
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先任中書舍人日勅

舉學官曾舉江寧府右司理參軍周種蒙朝廷差  
充鄆州州學教授近者竊聞種上疏言朝廷當以  
故相王安石配享神宗皇帝謹按漢律擅議宗廟  
者棄市自高后至文景武宣皆行此法以尊宗廟  
重朝廷防微杜漸蓋有深意本朝自祖宗以來推  
擇元勳重望始終全德之人以配食列聖蓋自天  
子所不敢專必命都省集議其人非天下公議所  
屬不在此選既上詔云恭依冊告宗廟然後敢行  
其嚴如此豈有既行之後復請䟽遠小臣各出私  
意以議所配若置而不問則宗廟不嚴而朝廷輕



夫竊以安石平生所爲是非邪正中外具知難逃  
聖鑒先帝蓋亦知之故置之閑散終不復用今已  
改青苗等法而廢退安石黨人呂惠卿李定之徒  
至於學校貢舉亦已罷斥佛老禁止字學大議已  
定行之數年而先帝配享已定用富弼天下翕然  
以爲至當種復何人敢建此議意欲以此嘗試朝  
廷漸進邪說陰唱群小此孔子所謂行險僥倖居  
之不疑者也而臣忝備侍從謬于知人至引此人  
以汙學校若又隱而不言則罔上黨奸其罪愈大  
自劾以待罪伏望聖慈特勅有司議臣妄舉之  
罪重賜責降以儆在位取進止

又

元祐三年十二月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  
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近上言以所舉學官周種擅  
議先帝配享欲以嘗試朝廷漸進邪說陰唱群小  
乞下有司議臣妄舉之罪重行責降以儆在位至  
今累日未奉旨揮切以爲國之本在於明賞罰辨  
邪正二者不立亂亡隨之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  
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  
必亂邦也昔郭公善善惡惡而不免於亡者以善

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也臣觀二聖嗣位以來并逐小人如呂惠卿李定蔡確張誡一吳居厚崔台符楊汲王孝先何正臣盧秉蹇周輔王子京陸師閔趙濟中官李憲宋用臣之流或首開邊隙使兵連禍結或漁利權財爲國歛怨或倡起大獄以傾陷會良其爲姦惡未易悉數而王安石實爲之首今其人死亡之外雖已退處閑散而其腹心羽翼布在中外懷其私恩冀其復用爲之經營遊說者甚衆皆矯情匿迹有同鬼蜮其黨甚堅其心甚一而明主不知臣實憂之夫君子之難致如麟

履色斯矣手翔而後集况可麾而却之乎小人之易進如蛆蠅腥膻所聚瞬息千萬况可招而來之乎朝廷日近稍寬此等如李憲乞於近地居住王安石抗拒恩詔蔡確乞放還其弟皆即聽許崔台符王孝先之流不旋踵進用楊汲亦漸牽復呂惠卿窺見此意故敢乞居蘇州此等皆民之大賊國之巨蠹得全首領以爲至幸豈可與尋常一告之臣計日累月洗雪復用哉今既稍寬之後必漸用如此不已則惠卿蔡確之流必有時而用青苗市易等法必有時而復何以言之將作監丞李士

京者邪佞小人衆所嗤鄙而大臣不察稍稍引用以汙寺監猶能建開壕之議爲脩城之漸其策旣行遂唱言於衆欲次復用臣茶磨之法由此觀之惠卿蔡確之流何憂不用青苗市易等法何憂不復哉昔盧杞責降旣久經涉累赦德宗欲與一小郡舉朝憂恐而宰相李勉給事中袁高諫官趙需裴佶宇文炫盧景亮張薦常侍李泌等皆以死爭之勉等非惜一郡也知杞得郡不已必將復用一炬有燎原之憂而濫觴有滔天之禍故也今周禮草芥之微而敢建此議蓋有以啓之矣昔淮南王

謀反所遣劉汲雖以詔託公孫志和若發蒙耳今種蠶蠶小臣而敢爲大姦愚弄朝廷若無人然不幸而有淮南王當復誰憚乎臣不敢該引古人但使執政之中有如宮勳韓琦馮諤之中有如包拯呂誨或司馬光尚在此風輩敢爾哉昔王安石在仁宗英宗朝矯詐百端妄竊大名或以爲可用惟韓琦獨識其姦終不肯進使琦不去位安石何由得志以此知辨人物之邪正消禍患於未萌直宰相事也臣數日以來竊聞執政之議多欲薄臣之責而寬種之罪若果如此則是使今後近臣輕引

東坡全集卷之五十五  
小人而惠卿之流有以卜朝廷之輕重事關消長  
憂及治亂伏望特出宸斷深詔有司議臣與種之  
罪不可輕恕縱使朝廷察臣本無邪心止是暗終  
亦乞借臣以立法則臣上荷知遇雖云得罪實同  
被賞若蒙寬貸則是私臣之身而廢天下之法臣  
之愧耻若擬于市不勝憤懣憂國之心意切言懇  
伏俟誅譴取進止

貼黃周種州縣小吏意在寸進而已今忽猖狂  
首建大議此必有人居中陰主其事不然者種  
豈敢出位犯分以搖天聽乎此臣所以有辭不

### 再三論列也

論邊將隱匿敗亡憲司體量不學君子

元祐三年閏十二月四日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  
讀蘇軾劄子奏臣近以目昏臂痛堅乞一郡蓋亦  
自知受性剛褊黑白太明難以處衆伏蒙聖慈降  
詔不許兩遣使者存問慰安天恩深厚淪入骨髓  
臣謂此恩當以死報不當更計身之安危故復起  
就職而職事清閑未知死所每因進讀之間事有  
切於今日者輒復盡言庶補萬一昨日所讀寶訓  
有云淳化二年上謂侍臣諸州牧監馬多瘦死蓋

養飼失時在致病斃近令取十數槽寘殿庭下視其芻秣教之養療庶革此弊臣因進言馬所以病蓋將吏不職致困人盜芻粟且不卹其饑飽勞逸故也馬不能言無由申訴故太宗至仁深哀憐之寘之殿庭親加督視民之於馬輕重不同若官吏不得其人人雖能言上下隔絕不能自訴無異於馬馬之饑瘦勞苦則有斃踏奔逸之憂民之困窮無聊則有溝壑盜賊之患然而四海之衆非如養馬可以寘之殿庭惟當廣任忠賢以爲耳目若忠賢踈遠諂佞在傍則民之疾苦無由上達秦二

世時陳勝吳廣已屠三川殺李由而二世不知陳後王時隋兵已渡江而後主不知此皆昏主不足道如唐明皇親致太平可謂明主而張九齡死李林甫楊國忠用事鮮于仲通以二十萬人沒于雲南不奏一人反更吉捷明皇不問以至上下相蒙祿山之亂兵已過河而明皇不知也今朝廷雖無此事然臣聞去歲夏賊犯鎮戎所殺掠不可勝數或云至萬餘人而邊將乃奏云野無所掠其後朝廷訪聞委提刑司體量而提刑孫路止奏十餘人之朝廷先賜放罪然後體量實數至今遷延二年

終未結絕聞奏凡死事之家官所當卹若隱而不  
奏則生死斷冤何以使人此豈小事而路爲耳目  
之司既不隨事奏聞朝廷旣行蒙蔽又乞放罪遷  
延侮玩一至于此臣謂此風漸不可長馴致其患  
何所不有此臣之所深憂也臣非不知陛下必已  
厭臣之多言左右必已厭臣之多事然受恩深重  
不敢自同衆人若以此獲罪亦無所憾取進止

薦何宗元十議狀

元祐三年閏十二月十九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  
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右臣伏見朝廷近制川峽

四路員缺並歸吏部注擬臣竊原聖意蓋爲蜀道  
險遠人材衆多若就本路差除則士皆懷土重遷  
老死鄉邑可用之人朝廷莫得而器使也士雖在  
遠亦識此意聞命忻然皆有不遠千里觀光求用  
之心然法行數年未見朝廷非次擢用一人此乃  
差通判延州事何宗元吏道詳明士行修飾學古  
著文頗適於用近以所著十議示臣文詞雅健議  
論審當臣愚不肖謂可試之以事觀其所至謹繕  
議上進伏望聖慈降付三省詳看如有可採

乞隨才錄用非獨以廣育材之道亦以慰荅遠方  
多士求用之意也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舉何去非換文資狀

元祐四年正月 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  
侍讀蘇軾狀奏右臣伏見左侍禁何去非本以進  
士六舉到省元豐五年以特奏名就御庭唱名先  
帝見其所對策詞理優贍長於論兵因問去非願  
與不願武臣官去非不敢違聖意遂除右班殿直  
武學教授後遷博士今已八年嘗見其所著述材  
力有餘識度高遠其論歷代所以廢興成敗皆出

人意表有補於世去非雖喜論兵然本儒者不樂  
爲武吏又其他文章無施不宜欲望聖慈特與換  
一文資仍令充太學博士以率勵學者積振文律  
庶幾近古若後不如所舉臣等甘伏朝典謹錄奏  
聞伏候勅旨

論行遣蔡確劄子

元祐四年四月十一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新知  
杭州蘇軾劄子奏臣近蒙聖恩哀臣疾病特許補  
外臣竊自惟受恩深重不敢以出入之故便同衆  
人所聞見而不盡言竊聞臣寮有繳進蔡確詩

言涉謗讟者臣與確元非知舊實自惡其爲人今  
來非敢爲確開說但以所係國體至重天下觀望  
二聖所爲若行遺失當所損不小臣爲侍從合具  
奏論若朝廷薄確之罪則天下必謂皇帝陛下見  
人毀謗聖母不加忿疾其於孝治所害不淺若深  
罪之則議者亦或以謂太皇太后陛下聖量寬大  
與天地等而不能容受一小人謗怨之言亦於仁  
政不爲無累臣欲望皇帝陛下降勅令有司置獄  
追確根勘然後太皇太后內出手詔云吾之不德  
常欲聞謗以自儆今若罪確何以來天下異同之

言矧確嘗爲輔臣當知臣子大義今所繳進未必  
真是確詩其一切勿問仍榜朝堂如此處置則二  
聖仁孝之道實爲兩得天下有識自然心服臣不  
勝愛君憂國之心出位僭言謹伏誅殛取進止

乞將臺諫官章疏降付有司根治劄子

元祐四年四月十七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新知  
杭州蘇軾劄子奏臣近以臂疾堅乞一郡已蒙聖  
恩差知杭州臣初不知其他但謂朝廷哀憐衰疾  
許從私便及出朝參乃聞班列中紛然皆言近日  
臺官論奏臣罪狀甚多而陛下曲庇小臣不肯降



出故許臣外補臣本畏滿盈力求閑退既獲所欲豈更區區自辨但竊不平數年以來親見陛下以至公無私治天下今乃以臣之故使人上議聖明以謂抑塞臺官私庇近侍其於君父所損不小此臣之所以不得不辨也臣平生愚拙罪戾固多至於非義之事自保必無只因任中書舍人日行呂惠卿等告詞極數其凶慝而第轍為諫官深論蔡確等姦回確與惠卿之黨布列中外共讐疾臣近日復因臣言鄆州教授周種以小臣而為大姦故黨人共出死力構造言語無所不至使臣誠有之

則朝廷何惜竄逐以示至公若其無之臣亦安能以皎然之身而受此曖昧之謗也人主之職在於察毀譽辨邪正夫毀譽既難察邪正亦不易辨惟有坦然虚心而聽其言顯然公行而考其實則真妄自見讒構不行若陰受其言不考其實獻言者既不蒙聽用而被謗者亦不為辨明則小人習知其然利在陰中浸潤膚受日進日深則公卿百官誰敢自保懼者甚衆豈惟小臣此又臣非獨為一身而言也伏望聖慈盡將臺諫官章疏降付有司令盡理根治依法施行所費天下曉然知臣有罪

無罪自有正法不是陛下屈法處臣則臣雖死無所恨矣夫君子之所重者名節也故有捨生取義殺身成仁可殺不可辱之語而爵位利祿蓋古者有志之士所謂鴻毛弊屣也人臣知此然後可與事君父言忠孝矣今陛下不肯降出臺官章疏不過爲愛惜臣子恐其萬一嘗有此事不免降黜而不念臣元無一事空受誣讒聖明在上瘖鳴無告重壞臣爵位而輕壞臣名節臣切痛之意切言盡伏候誅懲取進止

貼黃臣所聞臺官論臣罪狀亦未知虛實但以議及聖明故不得不辨若臺官元無此疏則臣妄言之罪亦乞施行

又貼黃臣今方遠去闕庭欲望聖慈察臣孤立今後有言臣罪狀者必乞付外施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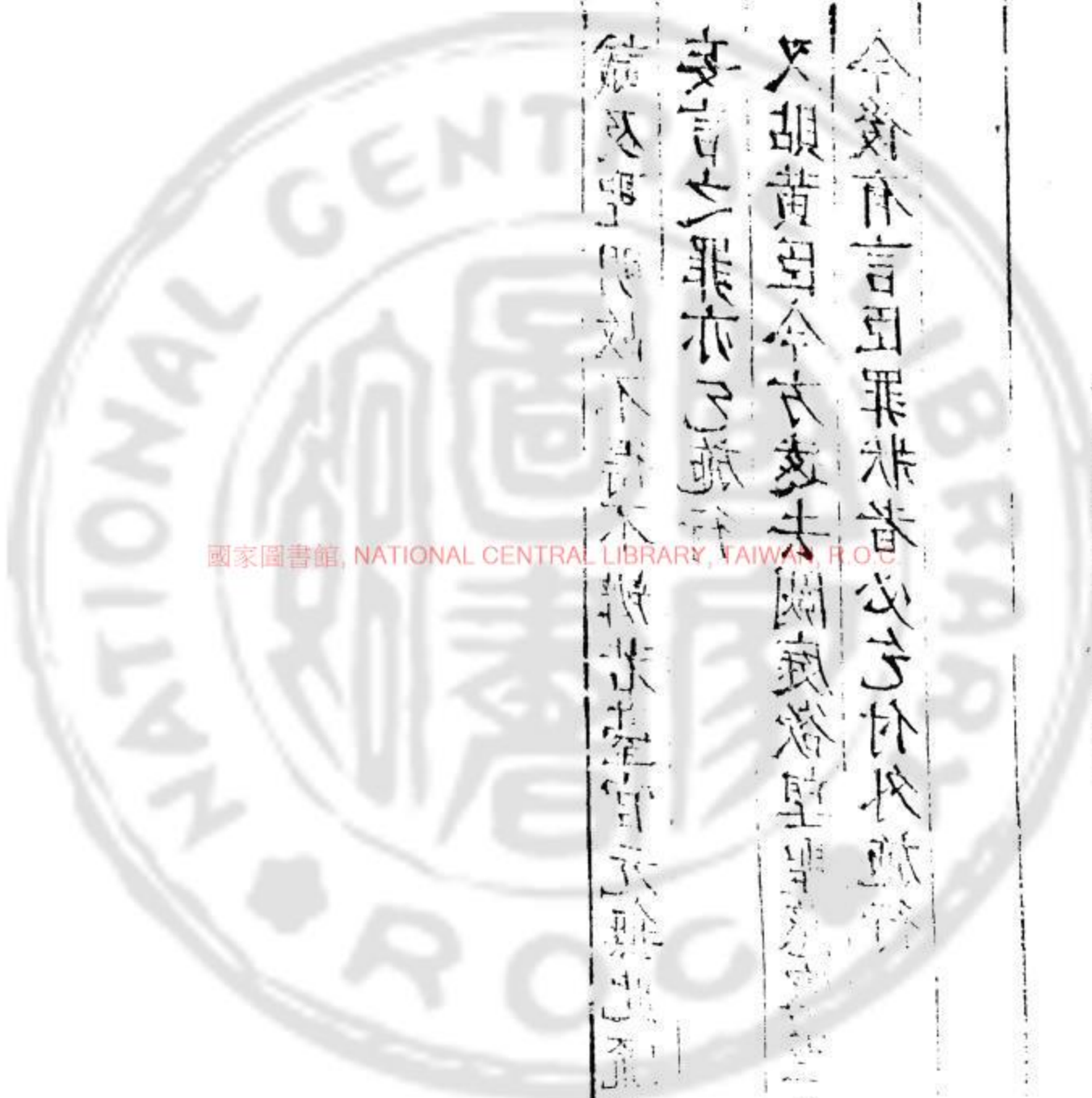
東坡全集 卷之五十一 五

今對休言罪非皆必乞休致

又胡黃田今方致去國致答聖罪

致言八罪亦乞致

致及聖賜乞不請不致致聖守致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東坡全集第五十六卷

奏議一十首

乞賜州學書板狀

元祐四年八月 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  
蘇軾狀奏右臣伏見本州學見管生員二百餘人  
及入學參假之流日益不已蓋見朝廷尊用儒術  
更定貢舉條法漸復祖宗之舊人人慕義學者日  
衆若學糧不繼使至者無歸稍稍引去甚非朝廷  
樂育之意前知州熊本曾奏乞用廢罷市易務書  
及賜與州學印債收錢以助學糧或乞賣與州學

東坡全集 卷之五十一  
限十年還錢今蒙都省指揮只限五年見今轉運  
司差官重行估價約計一千四百六貫九百八十  
三文若依限送納卽州學歲納二百八十一貫三  
百九十七文五年之間深爲不易學者旦夕闕食  
而望利於五年之後何補於事而朝廷歲得二百  
八十一貫三百九十七文如江海之中增損涓滴  
了無所覺徒使一方士民以謂朝廷旣已捐利與  
民廢罷市易所放欠召動以萬計農商小民銜荷  
聖澤莫知紀極而獨於此飢寒儒素之士惜毫末  
之費猶欲於此追收市易之息流傳四方爲損不

小此乃有司出納之吝非朝廷寬大之政也臣以  
侍從備位守臣懷有所見不敢不盡伏望聖慈特  
出宸斷盡以市易書板賜與州學更不估價收錢  
所費稍服士心以全國體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臣勘會市易務元造書板用錢一千九百  
五十一貫四百六十九文自今日以前所收淨  
利已計一千八百八十九貫九百五十七文今  
若賜與州學除已收淨利外只是實破宮木六  
十一貫五百一十二文伏乞詳酌施行  
奏爲法外刺配罪人待罪狀

東坡全集卷之五十六  
元祐四年八月 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  
蘇軾狀奏右臣自入境以來訪聞兩浙諸郡近年  
民間例織輕疎糊藥紬絹以備送納和買夏稅官  
吏欲行揀擇而姦猾人戶及攬納人遞相扇和不  
納好絹致使官吏無由揀擇期限既迫不免受納  
歲歲如此習以成風故京師官吏軍人但請兩浙  
衣賜皆不堪好上京綱運歲有估剝日以滋多去  
年估剝至九千餘貫元納專典枷鎖鞭撻典賣竭  
產有不能償姑息之弊一至於此臣自到郡欲漸  
革此弊卽指揮受納官吏稍行揀擇至七月二十

七日有百姓二百餘人於受納場前大叫數聲官  
吏皆辟易遂相率入州衙詣臣喧訴臣以  
理曉遣方稍引去臣知此數百人必非齊同發意  
當有凶奸之人爲首糾率密行葺探當日據受納  
官仁和縣丞陳皓狀申有人戶顏異男顏章顏益  
納和買絹五疋並是輕疎糊藥丈尺短少以此揀  
退其逐人却將專典掛撮及與攬納人等數百人  
對監官高聲叫噉奔走前去臣卽時差人捉到顏  
章顏益二人枷送右司理院禁勘只至明日人戶  
一時送納好絹更無一人敢行喧鬧續據右司理

院勘到顏章顏益招爲本家有和買紬絹共三十  
七疋章等爲見逃年例只是將輕踈糊藥紬絹納  
官今年本州爲綱運估剥數多以此指揮要納好  
絹章等既請和買官錢每疋一貫不合將低價收  
買昌化縣輕踈糊藥短絹納官其顏章又不合與  
兄顏益商量若或揀退卽須拊撮專揀扇搖衆戶  
叫噉投州嚇脇官吏令只依逃年受納不堪紬絹  
尋將買到輕踈糊藥短絹五疋付揀子家人翁誠  
納官尋被翁誠覆本官揀退章等既見衆戶亦有  
似此輕踈短絹多被揀退尋拊撮翁誠叫屈顏益

在後用手推翁誠令顏章抖去投州卽便走出三  
門前叫屈二聲跳出欄干將兩手擡起喚衆戶扇  
搖叫噉稱一時投州去來衆戶約二百餘人因此  
亦一時叫噉相隨投州衙喧訴臣尋體訪得顏章  
顏益係第一等豪戶顏巽之子巽先充書手因受  
賊虛消稅賦刺配本州牢城尋卽用倖計搆胥吏  
醫人託患放停又爲詐將產業重疊當出官鹽刺  
配滁州牢城依前託患放停歸鄉父子奸凶衆所  
畏惡下獄之日閭里稱快謹按顏益顏章以匹夫  
之微令行於衆舉手一呼數百人從之欲以衆多

之勢脇制官吏必欲今後常納惡絹不容臣等大  
革前弊情理巨蠹實難含忍本州既已依法決訖  
臣獨判云顏章顏益家傳凶狡氣蓋鄉閭故能奮  
臂一呼從者數百欲以搖動長吏脇制監官蠹害  
之深難從常法已刺配本州牢城去訖仍以散行  
曉示鄉村城郭人戶今後更不得織造輕疎糊藥  
紬絹以備納官庶幾明年全革此弊伏望朝廷詳  
酌備錄臣此狀下本路轉運司遍行約束曉示所  
貴今後京師及本路官吏軍人皆得堪好衣賜及  
受納專副不至破家陪填所有臣法外刺配顏章

五二人亦乞重行朝典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勘會本州去年發和買夏稅物帛計一十  
四綱今來只估剝到四綱已及九千餘貫乞下  
左藏庫方見估剝數目浩大

乞賜度牒修解字狀

元祐四年九月 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

蘇軾狀奏右臣伏見杭州地氣蒸潤當錢氏有國  
日皆為連樓複閣以藏衣甲物帛及其餘官屋皆  
珍材巨木號稱雄麗自後百餘年間官司既無力  
與又不忍拆為小屋風雨腐壞日就頽毀中間



東坡全集卷之五十六  
雖有心長吏果於營造如孫沔作中和堂梅摯作有美堂蔡襄作清暑堂之類皆務創新不肯修舊其餘率皆因循支撐以苟歲月而近年監司急於財用尤諱修造自十千以上不許擅支以故官舍日壞使前人遺構鞠爲朽壤深可歎惜臣自熙寧中通判本州已見在州屋宇凋皆頹邪日有覆壓之懼今又十五六年其壞可知到任之日見使宅樓廡歛仄罅縫但用小木橫斜撐住每過其下慄然寒心未嘗敢安步徐行及問得通判職官等皆云每遇大風雨不敢安寢正堂之上至於軍資中

伏庫尤爲損壞今年六月內使院屋倒壓傷手分書手二人八月內鼓角樓摧壓死鼓角匠一家四口內有孕婦一人因此之後不惟官吏家屬日負憂恐至於吏卒往來無不狼顧臣以此不敢坐觀尋差官檢計到官舍城門樓櫓倉庫二十七處皆係大段隳壞須至脩完共計使錢四萬餘貫已具狀聞奏乞支賜度牒二百道及且權依舊數支公使錢五百貫以了明年一年監修官吏供給及下諸州剗刷兵匠應副去訖臣非不知破用錢數浩大朝廷未必信從深欲減節以就約省而上件屋

東坡全集卷之五十一  
宇皆錢氏所構規摹高大無由裁樽使爲小屋若  
頓行毀拆改造低小則目前蕭然便成衰陋非惟  
軍民不悅亦非太平美事竊謂仁聖在上憂愛臣  
子存恤遠方必不忍使官吏胥徒日以軀命僥倖  
苟安於腐棟頽墻之下兼恐弊漏之極不卽修完  
三五年間必遂大壞至時改作又非二百道度牒  
所能辨集伏望聖慈特出宸斷盡賜允從如蒙朝  
廷體訪得不合如此修完臣伏欺罔之罪謹錄奏  
聞伏候勅旨

乞詩賦經義各以分數取人將來只許詩賦

### 兼經狀

元祐四年十月十八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今月五日據本州進士汪溉等一百四十人詣臣陳狀稱准元祐四年四月十九日勅詩賦經義各五分取人朝廷以謂學者久傳經義一旦添改詩賦習者尚少遂以五分立法是欲優待詩賦勉進詞學之人然天下學者寅夜競習詩賦舉業率皆成就雖降平分取人之法緣業已習熟不願再有改更兼學者亦以朝廷追復祖宗取士故事以詞學爲優故士人皆以不能詩賦

東坡全集 卷之五十一  
為耻比來專習經義者十無二三見今本土及州  
學生員數從詩賦他郡亦然若平分解名委是有  
虧詩賦進士難使捐已習之詩賦抑令就經義之  
科或習經義多少各以分數發解乞據狀敷奏者  
臣曩者備員侍從實見朝廷更用詩賦本末蓋謂  
經義取人以來學者爭尚浮虛文字止用一律程  
試之日工拙無辨既去取高下不厭外論而已得  
之後所學文詞不施於用以故更用祖宗故事無  
取詩賦而橫議之人欲收姑息之譽爭言天下學  
者不樂詩賦朝廷重失士心故為改法各取五分

在郡下見人學生習詩賦者十人而七臣在  
蜀人聞蜀中進士習詩賦者十人而九及出守東  
南親歷十郡及多見江湖福建士人皆爭作詩賦  
其間工者已自追繼前人專習經義士以為耻以  
此知前言天下學者不樂詩賦皆妄也惟河北河  
東進士初改聲律恐未甚工然其經義文詞亦自  
此他路為拙非獨詩賦也朝廷於五路進士自許  
禮部貢院分數取人必無偏遺一路士人之理今  
臣所據前件進士汪漑等狀不敢不奏亦料諸處  
此申明者非士欲乞朝廷參詳衆意特許將來

一舉隨詩賦經義人數多少各組分數發解如經義零分不及一人許併入數賦額中仍除將來一舉外今後並只許應詩詩進士舉所貴學者不至疑惑專一從學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詩賦進士亦自兼經非廢經義也

論高麗進奉狀

元祐四年十一月三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臣伏見熙寧以來高麗人屢入朝貢至元豐之末十六七年間館待賜予之費不可勝數兩浙淮南京東三路築城造船建立亭館調發

農工侵漁商賈所在騷然公私告病朝廷無絲毫之益而夷虜獲不貲之利使者所至圖畫山川購買書籍議者以爲所得賜予大半歸之契丹雖虛實不可明而契丹之疆足以禍福高麗若不陰相計構則高麗豈敢公然入朝中國有識之士以爲深憂自二聖嗣位高麗數年不至淮浙京東吏民有息肩之喜唯福建一路多以海商爲業其間凶險之人猶敢交通引惹以希厚利臣稍聞其事方欲覺察行遣今月三日准秀州差人押到泉州百姓徐戩擅於海舶內載到高麗僧統義天手下侍

東坡全集卷之五十一  
者僧壽介繼常頴流院子金保裴善等五人及齋到本國禮賓省牒云奉本國王旨令壽介等齋義天祭文來祭奠杭州僧源閣黎臣已指揮本州送承天寺安下選差職員二人兵級十人常切照管不許出入接客及選有行止經論僧伴話量行供給不令失所外已具事由畫一奏稟朝旨去訖又據高麗僧壽介有狀稱臨發日奉國母指揮令齋金塔二所祝延皇帝太皇太后聖壽臣竊觀其意蓋爲二聖嗣位數年不敢輕來入貢頓失厚利欲復遣使又未測聖意故以祭奠源閣黎爲名因獻

△塔欲以嘗試朝廷測知所以待之之意輕重厚薄不然者豈有欲獻金塔爲壽而不遣使奉表止囚祭奠亡僧遂致國母之意蓋疑中國不受故爲此苟簡之禮以上朝廷若朝廷待之稍重則貪心復啓朝貢紛然必爲無窮之患待其已至然後拒之則又傷恩恭惟聖明灼見情狀廟堂之議固有以處之臣忝備侍從出使一路懷有所見不敢不盡以備採擇謹具畫一如左

一福建狡商專擅交通高麗引惹牟利如徐戩者甚衆訪聞徐戩先受高麗錢物於杭州彫

造夾注華嚴經費用浩汗印板旣成公然於海船載去交納却受本國厚賞官私無一人知覺者臣謂此風豈可滋長若馴致其弊敵國奸細何所不至兼今來引致高麗僧人必是徐戩本謀臣已枷送左司理院根勘卽當具案聞奏乞法外重行以戒一路奸民猾商次

一高麗僧壽介有狀稱臨發日國母令齋金塔祝壽臣以謂高麗因祭奠亡僧遂致國母之意苟藺無禮莫斯爲甚若朝廷受而不報或報之輕則夷虜得以爲詞若受而厚報之則是以重幣答其苟藺無禮之餽也臣已一面令管勾職員退還其狀云朝廷清嚴守臣不敢專擅奏聞臣料此僧勢不肯已必云本國遣其來獻壽今若不奏歸國得罪不輕臣欲於此僧狀後判云州司不奉朝旨本國又無來文難議投進執狀歸國照會如此處置責是臣一面指揮非朝廷拒絕其獻頗似穩便如以爲可乞賜指揮施行

高麗僧壽介齋到本國禮賓省牒云祭奠源

閣黎仍諸處尋師學法臣謂壽介等只是義  
天手下侍者非國王親屬其來乃致私奠本  
非國事待之輕重當與義天殊絕欲乞只許  
致奠之外其餘尋師學法出入遊覽之類並  
不許仍與限日却差船送至明州令搭附因  
便海舶歸國更不差人船津送如有買賣許  
量辨歸裝不得廣作商販

右謹件如前若如此處置使無厚利以絕其來意  
上免朝廷帑廩無益之費下免淮浙京東公私靡  
獎之患臣不勝區區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 乞賑濟浙西七州狀

元祐四年十一月初四日兩浙西路兵馬鈐轄龍  
圖閣學士朝奉郎蘇軾狀奏勘會浙西七州軍冬  
春積水不種早稻及五六月水退方插晚秧又遭  
乾旱早晚俱損高下並傷民之艱食無甚今歲見  
今米斛九十足錢小民方冬已有饑者兩浙水鄉  
種麥絕少來歲之熟指秋爲期而熟不熟又未可  
知深恐來年春夏之交必有饑饉盜賊之憂本司  
除已與提轉商量多方擘畫準備外有合申奏事  
件謹具畫一如左

運司來年合發上供額斛及補填舊欠共  
一百六十餘萬碩本路錢物大抵空匱剗刷  
變轉不行官吏急於趨辦務在免責催迫賦  
租督促欠負鉗束私酒漏稅之類必倍於平  
日饑貧之民無路逃死必將聚為盜賊又緣  
上供額斛數目至廣都未有備見今逐州廣  
行收糴指揮嚴緊官吏不免遮攔米穀添價  
貴糴以此斛斛湧貴小民之食欲望聖慈愍  
此一方遭罹熙寧中饑疫人死大半至今城  
市寂寥少欠官私逋負十人而九若不痛加

賑恤則一方餘民必在溝壑今來亦不敢望  
朝廷別賜錢米但祇寬得轉運司上供年額  
錢斛則官吏自然不行迫急之政而民自受  
賜矣乞出自宸斷來年本路上解錢斛且起  
一半或三分之二其餘候豐熟日分作二年  
隨年額上供錢物起發所貴公私稍獲通濟  
又恐官吏為見明年既得寬減僥倖替移更  
不盡心擘畫收拾以備補填年額乞特賜指  
揮須管依年分收簇數足若遇移替其所簇  
到數交割與後政承認不得出違年限



東坡全集卷之五十一  
一見今逐州和糴常平斛斛及省倉軍糧又糴封樁錢上供米名目不一官吏各務趨辦爭奪相傾以此米價益貴伏望聖慈速賜勘會如在京諸倉不待此米又用卽令提轉疾速契勘逐州如各倉不闕軍糧常平糴散有備外更不得收糴所貴米價稍平小民不至失所浙中自來號稱錢荒今者尤甚百姓持銀絹絲綿入市莫有顧者質庫人戶往往晝閉若得官錢三二千萬散在民間如水救火欲乞指揮提轉令將合上供錢散在諸州稅戶

令買金銀紬絹充年額起發

一自來浙中奸民結爲群黨與販私鹽急則爲盜近來朝廷痛減鹽價最爲仁政然結集與販猶未甚衰深恐饑饉之民散流江海之上群黨愈衆或爲深患欲乞朝廷指揮應盜賊情理重賭私鹽結聚群黨皆許申鈐轄司權於法外行遣候豐熟日依舊所貴彈壓奸愚有所畏肅

右謹件如前勘會熙寧中兩浙饑饉是時米斛二  
百人死大半父老至今言之流涕今來米斛已及

九十日長炎炎其勢未已深可憂慮伏望仁聖哀  
憐早行賑恤今來所奏一一並是詣實伏乞詳酌  
速賜指揮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役法差雇利害起請畫一狀

元祐四年十一月十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  
州蘇軾狀奏臣自熙寧以來從事郡縣推行役事  
及元祐改法臣忝詳定今又出守躬行其法考問  
吏民備見雇役差役利害不敢不言雇役之法自  
第二等以上人戶歲出役錢至多行之數年錢愈  
重穀帛愈輕田宅愈賤以至破散化為下等請以

熙寧以前第一第二等戶逐路逐州都數而較之  
元豐之末則多少相絕較然可知此雇役之法害  
上戶者一也第四等已下舊本無役不過差充壯  
下無所陪備而雇役法例出役錢雖所取不多而  
貧下之人無故出三五百錢未辦之間吏卒至門  
非百錢不能解免官錢未納此費已重故皆化為  
游手聚為盜賊當時議者亦欲蠲免此等而戶數  
至廣積少成多役錢待此而足若皆蠲免則所喪  
雇法無由施行此雇役之法害下戶者二也  
役則二害皆去天下幸甚獨有第三等

人戶方雇役時每戶歲出錢多者不過三四千而今應一役爲費少者日不下百錢二年一替當費七十餘千而休閑遠者不過六年則是八年之中昔者徐出三十餘千而今者併出七十餘千苦樂可知也而况農民在官貪吏狡胥恣爲蠶食其費又不可以一二數此則差役之法害於中等戶者一也今之議者或欲專行差役或欲復行雇法皆偏詞過論也臣愚以謂朝廷旣取六色錢許用雇役以代中等人戶頗除一害以全二利此最良法可久行者但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敕合役

空閑人戶不及三番處許以六色錢雇州手分  
從官承符人此法未爲允當何者百姓出錢本爲  
免役今乃限以番次不許盡用留錢在官其名不  
正人所雇者少未足以紓中等人戶之勞法不簡  
徑使奸吏小人得以伸縮臣到杭州點檢諸縣雇  
役皆不應法錢唐仁和富實縣分則皆雇人新城  
昌化將爲貧薄及不得雇蓋轉運司特於法外創  
立式樣令諸縣不得將逐等入戶都數通比其貧  
下縣分第一第二等八戶例皆稀少至第三等則  
戶數猥多以此漲起人戶皆及三番然第三等戶

豈可承當第一等色役則知通計二等乃俗吏之巧薄非朝廷立法之本意也臣方一面改正施行次旋准元祐四年八月十八日勅諸州衙前投名不足處見役年滿鄉差衙前並行替放且依舊條差役更不支錢又諸州役除吏人衙前外依條定差如空閑未及三年卽以助役錢支募此法既下吏民相顧皆所未曉比於前來三番之法尤爲不通前史稱蕭何爲法較若畫一蓋謂簡徑易曉雖山邑小吏窮鄉野人皆能明白遵守然後爲不刊之法也臣身爲侍從又忝長民不可不言謹具前

件條貫不便事狀及臣愚見所欲起請者畫一如左

一前件勅節文云看詳衙前自降招募指揮僅及一年諸州路軍尚有招募投名不足去處其應役年滿衙前雖依舊支與支酬勒令在役然非鄉戶情願充應若後更無人願募卽鄉戶衙前卒無替期乃是勒令長名祇應顯於人情未便今欲將諸州衙前投名不足去處見役年滿鄉差衙門並行替放且依舊條差役更不支錢如願投充長名及向去招募

到人其雇食支酬錢卽全行支給却罷差充  
仍除鄉差年限未滿人戶依條理當本戶色  
役外其投募長名之人並與免本戶役錢二  
十貫文如所納數少不係出納役錢之人卽  
許會六色合納役錢之人依數免放并仰逐  
處監司相度見役衙前如有虛占窠名可以  
省併出處裁減人額却將減下錢數添搭入  
重難支酬施行

臣今看詳前件勅條深爲未便凡長名衙前所  
以招募不足者特以支錢虧少故也自元豐

天下有闕額衙前者豈常抑勒差充  
直以重難月給可以足用故也當時奉使之  
人如李承之沈括吳雍之類每一使至輒以  
減刻爲功至元豐之末衙前支酬可謂僅足  
而無餘矣而元祐改法之初又行減削多是  
不支月給以故招募不行今不反循其本乃  
欲重困鄉差全不支錢而應募之人盡數支  
給又放免役錢二十貫欲以誘脅盡令應募  
然而歲免役錢二十千許計會六色人戶放  
免則是應募日增六色錢日減也若天下投

名衙前並免此二十千卽六色錢存者無幾  
若只是闕額招募到人方得免放則均是投  
名厚薄頓殊其理安在朝廷旣許歲免二十  
千則是明知支酬虧少以此補足何如直添  
重難月給令招募得行所謂計會六色人戶  
者蓋令衷私商量取錢若遇頑猾人戶抵賴  
不還或將諸物高價準折訟之於官經涉歲  
月乃肯備償則衙前所獲無幾何如官支二  
十千朝請暮獲豈不簡徑易曉故臣愚以謂  
上件勅條必難久行議者多謂官若添錢招

募則奸民觀望未肯投名以待多添錢數今  
來計會六色人戶放免役錢正與添錢無異  
雖巧作名目其實一般大抵支錢旣足萬無  
招募不行之理自熙寧以來無一人闕額豈  
有今日頓不應募臣今起請欲乞行下諸路  
監司守令應闕額長名衙前須管限日招募  
數足如不足卽具元豐以前因何招募得行  
今來因何不足事由申奏如合添錢雇募卽  
與本路監司商議一面施行訖具委無大破  
保明聞奏若限滿無故招募不足卽取勘于

繫官吏施行如此不過半年天下必無闕額  
長名衙前而所添錢數未必人人歲添二十  
千兼止用坊場河渡錢非如今法計會放免  
侵用六色錢也

一前件敕節文云看詳鄉差人戶物力厚薄等  
第高下丁口進減放不常定恐難限以番次  
召募不若約空閑之年以定差法立役次輕  
重雇募役人顯見均當兼可以將寬剩役錢  
裁減無丁及女戶所出錢數欲諸州役除吏  
人衙前外依條定差如空閑未及三年卽據

未及之戶以助他錢之不足者戶罷支已募  
之人各依本役年限候滿日免罷今後遇有  
步遣准此及以一路助役錢除依條量留一  
分準備外據餘剩錢數却於無丁及女戶所  
出役錢內量行裁減具數奏聞所有先降雇  
募州役及分番指揮更不許

臣今看詳諸役以二年爲一番向來指揮如空  
閑人戶不及三番則令雇募是聖恩本欲百  
姓空閑六年也今來無故忽減作三年吏民  
無不愕然以謂中等人戶方苦差役正望朝

廷別加寬恤而六色錢幸有餘剩正可加添  
番數而乃減作三年農民皆紛然相告云向  
來差役雖甚勞苦然朝廷猶許我輩閑了六  
年今來只許閑得三年必是朝廷別要此錢  
使用方二聖躬行仁厚天下歸心忽有此言  
布聞遠邇深爲可惜雖云量留一分准備外  
擬餘剩數却於無丁及女戶所出役錢內量  
行裁減此乃空言無實止是建議之人假爲  
此名以濟其說臣請爲朝廷詰之人戶差役  
年月人人不同本縣有戶無戶日日不同加

以稅產開收丁口進退雖有聖智莫能前知  
當雇當差臨事乃定如何於一年前預知來  
年合用錢數是得寬剩便行減放臣知此法  
必無由施行但空言而已若今來寬剩已行  
減放來年不足又須却增減紛然簿書淆亂  
百弊橫生有不可勝言者矣方今中等人戶  
正以應役爲苦而六色人戶猶以出錢爲樂  
苦者更減三年樂者又行減放其理安在大  
抵六色錢本役免役理當盡用雇人除量留  
准備外一文不合椿留然後事簡而法意通



名正而人心服惟有一事不得不加周慮蓋  
逐州逐縣六色錢多少不同若盡用雇人則  
苦樂不齊錢多之處役戶太優與六色人戶  
相形反為不易臣今起請欲乞今後六色錢  
常椿留一年准備如元祐四年只得用元祐  
二年錢其二年錢椿留准  
備及約度諸般合用錢謂如官吏請  
雇人錢之類外其餘  
委自提刑轉運與守令商議將逐州逐縣人  
戶貧富色役多少預行品配以一路六色錢  
通融分給令州縣盡用雇人以本處色役輕  
重為先後如此則事簡而易行錢均而無弊

而不變矣中外漸蘇則美役良法可以久行

若行此法今後空閒三年人戶官吏隱庇  
不差却行雇募無由無檢縱許人告自非多事  
好訟之人誰肯告訴若有本等已上閑及三年  
未委專以空閑先後為斷為復參用物力高下  
定差既無果決條貫今後詞訟必多

右謹件如前朝廷改法數年至今民心紛然未定  
臣在外服目所親見正為此數事耳伏望聖慈與  
執政大臣早定此法果斷而行之若還付有司則

出納之吝必無成議日復一日農民凋弊所憂不  
小臣干犯天威謹俟斧鉞之誅謹錄奏聞伏候敕  
旨

論高麗進奉第二狀

元祐四年十一月十三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  
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近奏爲高麗僧壽介狀稱臨  
發日奉國母指揮將金塔二所附壽介前來祝延  
皇帝太皇太后聖壽臣已一面退還其狀仍令本  
州所差伴話僧思義只作已意體問所獻金塔次  
第其高麗僧壽介知臣不爲聞奏方始將出僧統

義天付身文字以示思義乃是欲將金塔二所捨  
之杭州惠因院等處祝延聖壽仍云隨身收管不  
可擅動元封俟續有疏文到日方可施納以此顯  
見高麗人將此金塔嘗探中國意度臣旣退還其  
狀將來必是自將此塔捨在惠因等院旣是衷私  
捨施僧院卽朝廷難爲回賜若受而不報夷虜性  
貪或生怨望伏望朝廷檢會臣前奏早賜指揮如  
壽介等將上伴金塔捨施亦乞只作臣意度一面  
答不奉朝旨不敢令僧院收留所貴稍絕後患謹  
再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臣體問得惠因院亡僧淨源本是庸人只  
因多與往還致商人等於高麗國中妄有談說  
是致義天遠來從學因此本院厚獲施利而淮  
浙官私遍遭擾亂今來又訪聞得還是本院行  
者姓顏人齋持淨源真影舍利隨船舶過海是  
致義天復差人祭奠臣見令所司根勘候見詣  
實奏聞次今來若許惠因院收留金塔乃是庸  
人奸猾自圖厚利爲國生事深爲不可

乞令高麗僧從泉州歸國狀

元祐四年十二月三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  
州蘇軾狀奏臣近爲泉州商客徐戩帶領高麗國  
僧統義天手下侍者僧壽介等到來杭州致祭亡  
僧淨源因便帶到金塔二所遂具畫一事由聞奏  
已准朝旨許令壽介等致祭亡僧淨源畢差人船  
送到明州附因便海舶歸國如淨源徒弟願與回  
贈物色卽量度回贈本州已依准指揮許令壽介  
等致祭淨源了畢其徒弟量將土儀回贈壽介等  
收受所有帶到金塔二所據壽介等令監伴職員  
前來告臣云恐帶回本國得罪不輕臣已依元奏  
語判狀付逐僧執歸本國照會及本州卽時差

撥人船乘載壽介等亦將米麵蠟燭之類隨宜餞送逐僧於十一月三十日起發前去外訪聞明州近日少有因便商客入高麗國竊恐久滯逐僧在彼不便竊聞泉州多有海舶入高麗往來買賣除已牒明州契勘如壽介等到來年卒無因便船舶卽一面申奏乞發往泉州附船歸國外須至奏聞者右伏乞朝廷特降指揮下明州疾速契勘依此施行所貴不至住滯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乞降度牒召人入中斛斛出糶濟饑等狀

元祐五年二月十四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

州蘇軾狀奏右臣近指揮本州令在州并倚郭兩縣常平米一千石及外七縣大縣日糶百石小縣五十石約計日糶五百餘石自二月至六月終將見管裏外常平米均勻兌撥除本州倚郭略已足用外其餘七縣見闕三萬餘石雖蒙朝廷賜上供米二十萬石於本路出糶已準轉運司牒報於越睦州撥三萬石與杭州然本州年計見闕軍糧六萬餘石越睦州未尚不了允充軍糧更無緣出賣以此外縣出糶實闕三萬餘石臣已一面指揮諸縣那移般運開場出糶以平米價庶幾深山窮

谷小民不至大段失所然約度見管米數恐只至  
四五月間必然糶盡若秋穀未登糶場不繼卽民  
間頓然闕食深可憂慮臣勘會諸州例皆闕米縱  
使督迫轉運提刑司必是無處擘畫那移應副惟  
有一策恐可濟辦緣臣去歲曾奏乞度牒二百道  
脩完本州廨宇未蒙施行臣於十二月末曾作書  
與太師文彥博以下執政八人乞早奏陳特許給  
上件度牒二百道臣欲權將上件度牒召募蘇湖  
常秀人戶令於本州闕米縣分入中斛斛以優價  
入中減價出賣約可得二萬五千石糶得一萬五

千貫訪聞蘇湖常秀雖其災傷富民却薄有蓄積  
若以度牒召募必肯入中却以此錢修完廨宇庶  
幾先濟饑殍之民後完久壞屋宇兩事皆濟則吏  
民荷德無窮臣發此書已四十餘日至今無報不  
免干冒朝廷上瀆聖聽伏乞聖慈深哀本州外邑  
溪谷之民將墜溝壑特發宸斷速賜允從臣無任  
惶恐戰慄待罪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葉溫叟分擘度牒不公狀

元祐五年二月十八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  
杭州蘇軾狀奏今月十七日准轉運使葉溫叟牒

杭州准尚書禮部符准元祐五年正月二十六日  
敕勘會兩浙淮南路見係災傷民間穀價湧貴雖  
已降指揮減撥上供斛斛出糶及依條賑恤外切  
慮所用斛斛數多不能周足牒奉敕各出給空名  
度牒三百道付逐路轉運提刑鈐轄司分擘與災  
傷州軍召人入納斛斛或見錢糶入官司封椿及  
諸色斛斛添助賑濟支用者省部今依准敕命指  
揮出給到空名度牒三百道并封皮須至符送者  
符當司主者候到一依前項敕命指揮及照會元  
祐敕令疾速施行仍關提刑鈐轄司及合屬去處

凡有違悞者當司契勘杭越蘇湖常秀潤衢  
等州災傷放稅除衢州放稅只及二釐不至  
災傷更不撥外今將杭越等九州放稅錢數衮紐  
每州合得道數須至行遣數內杭州三十道者臣  
看詳上件勅旨為兩浙淮南路災傷各出給空名  
度牒三百道付逐路轉運提刑鈐轄司分擘與災  
傷州軍轉運司既受上件敕旨即合與提刑及浙  
東西兩路鈐轄司商量分擘仍須參州郡大小戶  
口衆寡及災傷分數品配合得道數依公分擘今  
來轉運使葉溫叟因出巡蘇秀等州在路受得上

夏均全集卷之三十六  
件敕旨便敢公然違戾更不計會提刑及兩路鈐  
轄司亦不與轉運判官張璣商議便一面擅行分  
擘內杭州只得三十道切緣杭州城內生齒不可  
勝數約計四五十萬人裏外九縣主客戶口共三  
十餘萬今來檢放水旱雖只計一分六釐又緣杭  
州自來土產米穀不多全仰蘇湖常秀等州般運  
斛斛接濟若數州不熟卽杭州雖十分豐稔亦不  
免爲饑年自去歲十月以後米價湧長至每斛九  
十足錢近歲浙中難得見錢每斛九十便比熙寧  
以前百四五十因糴常平米每日不下五六萬人

兩路鈐轄司分擘度牒而溫叟獨出私意只分與  
杭州三十道內潤州人戶比之他州十分纔及一二  
却分得一百道其餘多少任情未易悉數致杭州  
百姓例皆咨怨將謂聖恩偏厚潤州不及杭州不  
知自是溫叟公違敕旨任情分擘須至奏陳者  
右臣先於二月四日奏爲杭州諸縣出糴官米自  
二月至六月終闕三萬餘石乞特賜度牒二百道  
召人入中米外縣吏氏日夜企望朝廷施行雖大  
旱望雨執熱思濯未喻其急度奏狀未到間已蒙

朝廷施行乃是聖明洞照數千里外事有如目覩  
今乃爲轉運使葉溫叟自出私意多少任情以杭  
州衆大甲於兩路只分與三十道吏民驚駭莫曉  
其意臣竊原望意蓋謂提刑轉主賑濟鈐轄司專  
管災傷盜賊故令轉運司與兩司同共相度分擘  
今溫叟並不計會兩司及轉運判官直自一面任  
意分擘牒送諸州更不關報鈐轄司臣忝爲侍從  
出使一路溫叟似此凌蔑肆行臣若不言必無人  
更敢論列况杭州見今裏外一十九處開場糶米  
糶者如雲雖寄居待闕官員亦行差請杭人素來

驕奢本以糶官米爲恥若非饑急豈肯來糶此皆  
溫叟與諸監司所共日觀今來只分三十道深駭  
物聽切緣度牒三百道約直錢五萬餘貫所在商  
賈富民爲之奔走動而溫叟一面任意分擘更  
不計會逐司豈得無便無臣訪聞去歲諸郡檢放  
稅賦多有不實不盡只如蘇州積水瀾望衆所共  
見今來放稅分數反不及潤州蓋是檢放官吏觀  
望漕司意指及各隨本州長吏用意厚薄未必皆  
是的實今來溫叟專用放稅分數爲斷深爲未允  
縱使檢放得實而州郡大小戶口多寡不同亦合



參酌品配從逐司公共相度分擘方得允當今來  
但係溫叟所定賑濟州郡卽多得度牒應係別人  
地分例皆靳惜不與顯見全然不公臣已牒轉運  
司請細詳上件朝旨計會提刑鈐轄司依公分擘  
去訖深慮溫叟未肯聽從縱肯聽從不過量添三  
二十道亦是支用不足伏望聖慈體念杭州元奏  
闕米三萬石本乞度牒二百道方稍足用今來不  
敢更望上件數目只乞特賜指揮於三百道內支  
一百五十道與杭州况其餘州軍元無奏請闕米  
處將其餘一百五十道分與亦無闕事伏乞早  
賜指揮所貴災傷之民均受聖澤不至以一夫私  
意專制多少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杭州元奏闕米三萬石乞度牒二百道今  
來轉運使只與三十道潤州元不奏闕米顯是  
常平錢米足用今來却與一百道深駭物聽乞  
朝廷詳酌諸州元無奏請闕米去處若依臣所  
奏分與一百五十道已出望外杭州若得一百  
五十道猶未足用乞自聖旨分擘施行若只下  
本路其轉運使葉溫叟必是遂非不肯應副

陳我若酒醋以示無毒  
 常平糴米及用今來法  
 來轉戰對只與三十道  
 韻黃跡似示奏關米三  
 音事歸多少韜驗奏開  
 顯計戰所貴災謝之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奏議六首

杭州乞度牒開西湖狀

元祐五年四月二十九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  
知杭州蘇軾狀奏石臣聞天下所在陂湖河渠之  
利廢興成毀皆若有數惟聖人在上則興利除害  
易成而難廢昔西漢之末翟方進爲丞相始決壞  
汝南鴻隙陂父老怨之歌曰壞陂誰翟子威飯我  
豆食羹芋魁反乎覆陂當復誰言者兩黃鵠蓋民  
心之所欲而託之天以爲有神丁告我也孫皓時

吳郡上言臨平湖自漢末草穢壅塞今忽開通長老相傳此湖開天下正皓以爲已瑞已而晉武帝平吳由此觀之陂湖河渠之類久廢復開事關興運雖天道難知而民心所欲天必從之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蓋不可廢也唐長慶中白居易易爲刺史方是時湖溉田千餘頃及錢氏有國置撩湖兵士千人日夜開浚自國初以來稍廢不治水涸草生漸成葑田熙寧中臣通判本州則湖之葑合蓋十二三耳至今纔十六七年之間遂堙塞其半父老皆言十年以來水淺葑合如雲翳空條

湖更二十年無西湖矣後杭州而無西湖如人去其眉目豈復爲人乎臣愚無知竊謂西湖有不可廢者五天禧中故相王欽若始奏以西湖爲放生池禁捕魚鳥爲人主祈福自是以來每歲四月八日郡人數萬會于湖上所活羽毛鱗介以百萬數皆西北向稽首仰祝千萬歲壽若一旦堙塞使蛟龍魚鼈同爲涸轍之鮒臣子坐觀亦何心哉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一也杭之爲州本江海故地水泉鹹苦居民零落自唐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然後民足於水井邑日富百萬生聚待此而後食

今湖狹水淺六井漸壞若二十年之後盡爲葑田則舉城之人後飲鹹苦其勢必自耗散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二也白居易作西湖石函記云放水溉田每減一寸可溉十五頃每一伏時可溉五十頃若蓄洩及時則瀕河千頃可無凶歲今雖不及千頃而下湖數十里間菱芡穀米所獲不費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三也西湖深闊則運河可以取足於湖水若湖水不足則必取足於江湖潮之所過泥沙渾濁一石五斗不出三歲輒調兵夫十餘萬功開浚而河行市井中蓋十餘里吏卒搔擾泥水狼

藉爲居民莫大之患此西湖之不可廢者四也天下酒稅之盛未有如杭者也歲課二十餘萬緡而水泉之用仰給於湖若湖漸淺狹水不應薄則當勞人遠取山泉歲不下二十萬功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五也臣以待從出膺寵寄日覩西湖有必廢之漸有五不可廢之憂豈得苟安歲月不任其責輒已差官打量湖上葑田計二十五萬餘丈度用夫二十餘萬功近者伏蒙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以本路饑饉特寬轉運司上供額斛五十餘萬石出糶常平米亦數十萬石約勅諸路不取五穀

力勝稅錢東南之民所活不可勝計今又特賜本  
路度牒三百而杭獨得百道臣謹以聖意增價召  
入中米減價出賣以濟饑民而增減耗折之餘尚  
得錢米約共一萬餘貫石臣輒以此錢米募民開  
湖度可得十萬功自今月二十八日興功農民父  
老縱觀太息以謂二聖旣捐利與民活此一方面  
又以其餘棄興久廢無窮之利使數千人得食其  
力以度此凶歲蓋有泣下者臣伏見民情如此而  
錢米有限所募未廣對合之地尚存大半若來者  
不嗣則前功復棄深可痛惜若更得度牒百道則

一舉募民除去淨盡不復慮矣伏乞皇帝陛下  
太皇太后陛下少賜詳覽臣所論西湖五不可  
廢之說利害較然特出聖旨以別賜臣度牒五十道  
仍勅轉運提刑司於前項錢米以賜諸州度牒二百道  
內契勘賑濟支用不盡者更撥五十道價錢與臣  
通成一百道使臣得盡力畢志半年之間日見西  
湖復唐之舊環三十里際山爲岸則農民父老與  
羽毛鱗介同泳聖澤無有窮已臣不勝大願謹錄  
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目下浙中梅雨葑根浮動易爲除去及六

七月大雨時行利以殺草交夷蘊崇使不復滋  
蔓又浙中農民皆言八月斷葑根則死不復生  
伏乞聖慈早賜開允及此良時興工不勝幸甚  
又貼黃本州自去年至今開浚運河引西湖水  
灌注其中今來開除葑田逐一利害臣不敢一  
一煩瀆天聽別具狀申三省去訖

申三省起請開湖六條狀

元祐五年五月初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  
杭州蘇軾狀申軾於熙寧中通判杭州訪問民間  
疾苦父老皆云惟苦運河淤塞遠則五年近則三

年率常一閘後不獨勞役兵民而運河自州前至  
北郭穿閘闔中蓋十四五里每將興工市肆洶動  
公私騷然自胥吏壕寨兵級等皆能恐嚇人戶或  
云當於某處置土某處過泥水則居者皆有失業  
之憂旣得重賂又轉而之他及工役旣畢則房廊  
邸店作踐狼藉園囿隙地例成丘阜積雨蕩濯復  
入河中居民患厭未易悉數若三五年失開則公  
私壅滯以尺寸水欲行數百斛舟人牛力盡跬步  
千里雖監司使命有數日不能出郭者其餘艱阻  
固不待言問其所以頻開屢塞之由皆云龍山浙

江兩閘日納潮水沙泥渾濁一訊一淤積日稍久  
便及四五尺其勢當然不足怪也軾又問言潮水  
淤塞非獨近歲若自唐以來如此則城中皆爲丘  
阜無復平田今驗所在堆疊泥沙不過三五十年  
所積耳其故何也父老皆言錢氏有國時郡城之  
東有小堰門旣云小堰則容有大者昔人以大小  
二堰隔截江水不放入城則城中諸河專用西湖  
水水旣清徹無由淤塞而餘杭門外地名半道洪  
者亦有堰名爲清河意似愛惜湖水不令走下自  
天禧中故相王欽若知杭州始壞此堰以快目下

舟楫往來今七十餘年矣以意度之必自此後湖  
水不足於用而取足於江潮又况今者西湖日就  
堙塞昔之水面半爲葑田霖潦之際無所蓄流  
溢害田而旱乾之月湖自減涸不能復矣運河謹  
按唐長慶中刺史白居易浚治西湖作石函記其  
畧曰自錢塘至鹽官界應溉夾河田者皆放湖入  
河自河入田每減一寸可溉十五頃每一伏時可  
溉五十頃若堤防如法蓄泄及時則瀕湖千頃無  
凶年矣由此觀之西湖之水尚能自運河入田以  
溉十頃則運河足用可知也軾於是時雖知此利



害而講求其方未得要便今者蒙恩出典此州自去年七月到任首見運河乾淺使客出入艱苦萬狀穀米薪芻亦緣此暴貴尋刻剝得江兵士及諸色廂軍得千餘人自十月興工至今年四月終開浚茆山鹽橋二河各十餘里昔有水八尺以上見今公私舟船通利父老皆言自三十年已來開河未有若此深快者也然潮水日至淤填如舊則三五年間前功復棄軾方講問其策而臨濮縣主簿監在城商稅蘇堅建議曰江潮灌注城中諸河歲月已久若遽用錢氏故事以堰閘却之今自城外

轉過不惟事體稍大而湖面葑合積水不多雖引入城未可全恃宜參酌古今且用中策今城中運河有二其一曰茆山河南抵龍山浙江開口而北出天宗門其一曰鹽橋河南至州前碧波亭下東合茆山河而北出餘杭門餘杭天宗二門東西相望不及三百步二河合於門外以北抵長河堰下今宜於鈐轄司前創置一閘每遇潮上則暫閉此閘令龍山浙江潮水徑從茆山河出天宗門候一兩時辰潮平水清然後開閘則鹽橋一河過閘閘中者永無潮水淤塞開淘搔擾之患而茆山河縱

復淤填乃在人戶稀少村落相半之中雖不免開  
淘而泥土有可堆積不為人患潮水自茅山河行  
十餘里至梅家橋下始與鹽橋河相通潮已行遠  
泥沙澄墜雖入鹽橋河亦不淤填自來潮水入茅  
山鹽橋二河只  
淤填十里自十里以外不  
曾開淘此已然之明効也茅山河既日受潮水無  
緣涸竭而鹽橋河底低茅山河底四尺梅家橋下  
量得水深  
四尺而碧波亭  
前水深八尺則鹽橋河亦無涸竭之理然猶當  
過慮以備乏水今西湖水貫城以入于清湖河者  
大小九五道一暗門外耳門一所一湧金門外水  
閘一所一集賢亭前水窠一所一集  
賢亭後水閘一所一  
菩提寺前耳門一所皆自清湖河而下以北出餘

杭州不復與城中運河相灌輸此最可惜宜於湧  
金門內小河中置一小堰使暗門湧金門二道所  
引湖水皆入法慧寺東溝中南行九十一丈則鑿  
為新溝二十六丈以東達于承天寺東之溝又南  
行九十丈復鑿為新溝一百有七丈以東入于猫  
兒橋河口自猫兒橋河口入新水門以入于鹽橋  
河則咫尺之近矣此河下流則江潮清水之所入  
上流則西湖活水之所注永無乏絕之憂矣而湖  
水所過皆闌闔曲折之間頗作石櫃貯水使民得  
及用澣濯且以備火災其利甚博此所謂參酌古

今而用中策也。軾尋以堅之言使通直郎知仁和縣事黃僕相度可否。及率僚吏躬親驗視。一一皆如堅言。可成無疑也。謹以四月二十日興功開導。及作堰閘。且以餘力修完六井。杭州城中多鹵地。無其井。唐刺史李知州陳襄與軾同擘畫。修完而功不堅。至今復廢。壞軾今改作瓦筒。又以磚石培甃。固護可以堅久。皆不過數月。可以成就。而本州父老農民覩此利便。相率詣軾陳狀。凡一百一十五人。皆言西湖之利。上自運河。下及民田。億萬生聚。飲食所資。非止為游觀之美。而近年以來。堙塞幾半。水面日減。芟葑日滋。更二十年無西

湖矣。勸軾因此盡力開之。軾既深愧其言。而患其工寡。少費用之資。無所從出。父老皆言竊聞朝廷近賜度牒一百道。每道一百七十貫。為錢一萬七千貫。本州既高估米價。召人入中。減價出糶。以濟饑民。消折之餘。尚有錢米約共一萬貫。不若支用此。亦足以集事矣。適會錢塘縣尉許敦仁建言。西湖可開。狀其畧曰。議者欲開西湖久矣。自太守鄭公戩以來。苟有志於民者。莫不以此為急。然皆用工滅裂。又無以善其後。蓋西湖水淺。芟葑壯猛。雖盡力開撩。而三二年間。人工不繼。則隨手葑合。與

不開同竊見吳人種菱每歲之春菱除澇漉寸草  
不遺然後下種若將葑田變為菱蕩永無菱草埤  
塞之患今乞用上件錢米雇人開湖候開成湖面  
卽給與入戶量出課利作菱蕩且佃獲利既厚歲  
歲加功若稍不除治微生菱葑卽許人剗賃但使  
人戶常憂剗奪自然盡力永無後患今有錢米一  
萬貫石度所雇得十萬工每工約開葑一丈亦可  
添得十萬丈水面不為小補若量破錢米召募佃  
民興役必不濟事若  
後可使雖云強壯然艱食之歲使數千人得食其  
力以度凶年亦歸於賑濟也軾尋以敦仁之策參考衆議皆謂

允當已一面牒本州依敦仁所畫支上件錢米雇  
人仍差擇江船務樓店務兵士共五百人搬載葑  
草於四月二十八日興工去訖今來有合行起請  
事件謹具畫一如左

一今來所創置鈐轄司前一閘雖每遇潮上閉  
閘一兩時辰而公私舟船欲出入閘者日須  
先期出入必不肯端坐以待閉閘兼更有茅  
山一河自可通行以此實無阻滯之患而能  
隔截江湖徑自茅山河出天宗門至鹽橋一  
河永無壅塞開洩搔擾之患為利不小恐來

者不知本末以阻滯爲言輕有變改積以歲月舊患復作今來起請新置鈐轄司前一開遇潮上閉訖方得開龍山浙江閘候潮平水清方得却開鈐轄司前開

一鹽橋運河岸上有治平四年提刑元積中所立石刻爲人戶屋舍侵占牽路已行除拆外具載闊狹丈尺今方二十餘年而兩岸人戶復侵占牽路蓋屋數千間却於屋外別作牽路以致河道日就淺窄準此據理並合拆除本州方行相度而人戶相率經州乞遞逐人

家後丈尺各作木岸以護河堤仍據所侵土地量出賃錢官爲椿管準備修補木岸乞免拆除屋舍木岸已依狀施行去訖今來起請應占之路人戶所出賃錢並送通判廳收管準備修補河崖不得別將支用如違並科違制

一自來西湖水面不許人租佃惟葑葑之地方許請賃種植今來既將葑田開成水面須至給與人戶請佃種葑深慮歲久人戶日漸侵占舊來水面種植官司無由覺察已指揮本

州候開湖了日於今來新開界上立小石塔三五所相望爲界亦須至立條約束今來起請應石塔以內水面不得請射放侵占種植如違許人告每丈支賞錢五貫文省以犯人家財充

一湖上種菱人戶自來鬻割葑地如田塍狀以爲疆界緣此卽漸葑合不可不禁今來起請應種菱人戶只得標插竹木爲四至不得以鬻葑爲界如違亦許人割賃

本州公使庫自來收西湖菱草蕩課利錢四

百五十四貫文公使今來旣開草葑盡變爲菱蕩給與人戶租佃卽今後課利亦必稍增若撥入公使庫未爲穩便今來起請欲乞應西湖上新舊菱蕩課利並委自本州董立課額今後未不得增添如人戶不切除治致少有草葑卽許人割賃其割賃人特與權免三年課利所有新舊菱蕩課利錢盡送錢塘縣尉司收管謂之開湖司公使庫更不得支用以備逐年雇人開葑撩淺如敢別將支用並科違制

一錢塘縣尉解宇在西湖上今來起請今後差錢塘縣尉銜位內帶管勾開湖司公事常切點檢纔有莠葑卽依法施行或支開湖司錢物雇人開撩替日委後政點檢交割如有莠葑不切除治卽申所屬點檢申吏部理爲遺制

以上六條並刻石置知州及錢縣尉廳上常切點檢

右謹件如前勘會西湖葑田共二十五萬餘丈合用人夫二十餘萬功上件錢米約可雇十萬功只

開得一半軾已具狀奏聞乞別賜度牒五十道通成一百道充開湖費用外所有逐一子細利害不敢一一紊煩天聽伏乞僕射相公門下侍郎中書侍郎尚書左丞尚書右丞特賜詳覽前件所陳利害及起請六事逐一敷奏立爲本州條貫早賜降下依稟施行兼畫成地圖一面隨狀納上謹具狀申三省謹狀

奏戶部拘收度牒狀

元祐五年五月二十七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近者伏見二聖遇災而懼

憂勞四方所以拯救饑民者可謂至矣兩浙淮南  
蒙賜度牒六百道而杭楊二州各得百道吏民鼓  
舞歌詠聖澤曾未數日而淮西提刑申戶部本路  
常平斛斛足用不須上件度牒兩浙轉運提刑亦  
申本路今年豐熟別無流民是致戶部申都省却  
乞拘收度牒錢斛以備別時支用都省更不奏稟  
聖旨便行下本路提刑司依戶部所申施行臣勘  
會自來聖恩以災傷特賜錢物賑濟卽無似此中  
變却自都省行下追收體例深駭物聽淮浙兩路  
去歲災傷之甚行路備知便使今年秋穀大稔猶

恐未補瘡痍而况春夏之交種秧未了未委逐  
提轉如何見得今年秋熟便申豐稔顯是小臣無  
意卹民專務獻諂而戶部都省樂聞其言卽時施  
行追寢二聖已行之澤百姓聞之皆謂朝廷不惜  
饑民而惜此數百紙度牒中路翻悔爲惠不終臣  
忝備禁從受恩至深不忍小臣惑誤執政屯膏反  
汗虧汙聖德惜毫毛之費致丘山之損是以冒昧  
獻言伏望聖慈察臣孤忠留中省覽更不降出只  
作聖意訪聞戒飭執政令速降指揮更不得拘收  
一依前降聖旨盡用賑濟所貴艱食之民始終被



惠亦免二聖已行恩命反覆追收失信天下臣不勝區區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臣近有狀奏乞更賜度牒五十道用開西湖葑田仍以一面指揮本州將前來度牒變轉賑濟外所餘錢米召募艱食之民興功開淘今來纔及一月漸以見功吏民踊躍從事農工父老無不感悅忽蒙都省拘收錢米自指揮到日更不敢支動吏民失望前功併棄深可痛惜伏乞出自聖意指揮三省檢會前奏早賜施行臣自以受恩深重每有所見不敢不盡今者上作

執政下忤戶部監司伏望聖慈愍臣孤忠不濫仇怨特乞留中不出以全學

應詔論四事

元祐五年六月初九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臣近者伏覩邸報以諸路旱災內出手詔兩道其略曰豈政治失當事之害物者尚多上下厄塞情之不通者非一刑或不稱其罪用或不當其人又曰意者政令寬弛吏或爲害而莫知賦役失當民病於事而莫察忠言有壅而未達資材有抑而未用臣伏讀至此感憤涕泣而言曰

嗚呼陛下卽位改元于今五年三出此言矣雖禹湯之聖不惜罪已而丘子之心誠不忍聞思有以少補聖政助成應天之實使堯舜之仁名言皆行心迹相應庶幾天人志通災沴不作免使君父數出此言不勝拳拳孤忠而志慮短淺又以出守外服不能盡知朝政得失獨以目所親見民之疾苦州縣官吏日夜奉行殘傷其饑體散離其父子破壞其生業爲國斂怨而了無絲毫上助國用者四事昧死獻言謹具條件如左

一伏見元祐四年八月十九日勅節文應見欠

市易人戶籍納拘收產業自來所收課利及估賣到諸般物色錢已及官本別無失陷除已有人承買交業外並特給還未足者許貼納收贖仍不限年四方聞之莫不鼓舞歌詠以謂聖恩深厚燭知民隱誠三王推本人情之政也尋契勘杭州共有一百一十二戶合該上項勅條方且次第施行次忽准尚書戶部符據蘇州申明如何謂之折納如何謂之籍納本部已依條估覆供認伏定入官折還欠錢謂之折納已經估覆三估不伏定卽以

所估高價籍定者謂之籍納惟籍納產業方許給還用此契也遂無一戶可以應得指揮至有已給再追者於是百姓謹然出訴于庭以謂某等自失業已來父母妻子離散轉在溝壑久無所歸伏幸仁聖在上昭恤如此命下之初如蒙更生今者有司公文生意又復壅隔雖有惠澤益與無同臣卽看詳元初立法本爲興置市勿已來凡異時民間生財自養之道一切收之公上小民旣無他業不免與官中首尾膠固以至供通物產召保立批

增價出息賒貸轉變以苟趨目前之急及至限滿不能填償又理一重息罰歲月益久逋欠愈多科決監錮以病羸羸者市易官吏方且計較功償巧爲文詞致許人戶願以屋業及田土折納還官各以差官檢估取伏定文狀了日理作季限放免息罰召人添價收買方人戶在係累之時州縣督責嚴急如有產業田土豈復自能爲主檢估伏認勢須在官雖名情願實只空文唯是頑狡之人或能抵拒以至三估未肯供狀及其旣納皆是折還欠

錢並籍在官有何不同聖恩寬大特爲立法以救前日之弊所稱籍納只是臨時立文出於偶爾而有司執閱妄意分別若果如申明卽是善良畏事之人不蒙優恤元初特頑狡猶與官爲競之民却被恩澤事理如此豈不倒置不惟元條無此明文實恐非朝廷綏養窮困之意及檢會元祐四年三月二十六日勅入戶欠市易官錢將樓店屋產折納有官並將所收房課充折別無少欠亦許給還亦不會分別折納籍納以此推攷顯無可疑自

是蘇州官吏巧薄以刻爲忠曲有申明而戶部吝於出納以害仁政伏乞特加詳察不以折納籍納並依元條施行所貴失業之人均被聖恩

一伏見元祐元年九月八日且勅尚書戶部狀據提點兩浙刑獄公事喬執中奏熙寧四年以後至元豐三年以前新法積欠鹽錢及有均攤等人陪填見今貧乏無可送納已累經赦恩比類市易等錢只今送納產鹽場監官本價錢其餘並乞除放等事本部勘當欲並依

喬執中所奏前項事理施行仍連狀奉聖旨  
依及準提刑司備坐元奏積欠贖錢前後官  
司催納儘及六年催到貫萬不少今來所欠  
並是下等貧困之人無可送納已累經赦恩  
及逐節事理遂具狀申奉今准省符前項指  
揮請詳朝旨施行本州契勘上件年分計有  
四百四十五戶自承朝旨已來迄今首尾五  
年纔放得二十三戶臣竊怪之以謂東南鹽  
法久爲民患原其造端蓋自兩浙流行散漫  
遂及江南福建流弊之末人不堪命故詔令

之下如救水火今者五年之久民之疾苦亦  
然尚在朝廷德澤十不行一何也推考其故  
蓋提舉鹽事司執文害意謂非貧乏不在此  
數而州縣吏人因緣爲姦以市賄賂故久而  
不決竊詳元奏之意本謂積欠歲久前後官  
司催納到貫萬不少今來所欠並是貧困之  
人旣以累經赦恩比類市易只乞與納官本  
價錢本部勘當以此並乞依奏仍連狀奉聖  
旨施行卽是執中所奏欠戶自是貧困之人  
皆當釋放矣省部行下務從文省止是節略

元奏爲其已涉六年見今貧乏無可送納非  
爲更行勘會須得委是貧乏方可施行至元  
祐二年本州再以元豐四年已後至八年登  
極大赦以前積欠鹽戶奏乞除放省部看詳  
方始立文如委是貧乏卽依元祐元年九月  
十八日已降朝旨施行以顯執中當時所奏  
並謂見今貧乏無可送納合行一例除放及  
節次本州與轉運司各曾申明省符與元奏  
詞語不同省部亦已開析緣元係連狀並依  
前項所奏施行事理甚明而主事堅執至今

疑惑至使州縣吏人戶戶行遣一一較屋計  
構官司買囑隣里尚復多方指摘以肆規求  
待其充欲然後保明遂致其間一百四十九  
戶已放而復行勘會一百六十五戶申省見  
勘會而未圓二十五戶已圓而申稟監司及  
有一戶二戶旋申省部如此反復多方留難  
卽五年之久未足爲恠也伏惟仁聖在上憂  
民疾苦寤寐不忘惠澤之下宜如置郵傳命  
今乃中道廢格以開奸吏乞取之路反使朝  
廷之恩獨與奪於州縣庸人之手省部旣不

鈞察官吏亦恬不爲慮甚非所以仰稱仁聖  
焦勞愛民之意也伏乞昭示德音申飭有司  
更不勘會是與不是貧乏無俾奸吏執文害  
意以壅隔朝廷大惠不然或斷以第三等以  
下並依上件朝旨施行則法令易簡一言自  
足矣蓋等第素定貧富較然朝行夕至奸吏  
無所措意也所有元豐四年以後及至八年  
大赦以前所欠鹽戶亦乞依此施行

貼黃契勘熙寧四年以後止元豐八年登極大  
赦以前人戶積欠共計五萬三百餘貫若謂非  
貧乏有可送納卽自元祐元年至今並不曾  
到分文顯見有司空留帳籍虛數以害朝廷實  
惠

一伏見熙寧中天下以新法從事凡利源所在  
皆歸之常平使者而轉運司歲入之計惟田  
賦與酒稅而已方是時民財窘亟酒稅例皆  
減耗諸路旣已經費不足上下督責益急故  
酒務官吏至有與庸保雜作州縣受官視事  
去處亦或爲小民誼譁群飲之肆又不能售  
徃徃苟逃罪戾巧爲文致誘導無知之民以

陷欠負破蕩之禍如許人供通自己或借他人產業當酒是也臣近契勘杭州自承上件指揮以來以產當酒者計一千四百三十三戶計錢一十四萬三千九百餘貫前後官司催督監錮繼以鞭笞拘當在官使之離業又自收其租利中間以至係累犴獄公與私皆擾人與產俱亡十餘年間除已催到一十二萬九千四百餘貫計千二十九戶外尚有餘欠一萬三千四百餘貫計四百四戶歲月既久終不能填償豈非並是困窮無有之人乎

尋檢會元豐四年五月二十一日勅酒務留當產業依鹽錢例拘收以其鹽與酒事同體一故也今者鹽錢欠戶已准元祐元年九月十六日及二年九月十八日朝旨許納場監地頭官本價錢餘並除放獨酒欠至今未蒙如此施行豈容事同體一拘收則同而除放則異此無他蓋有司不能推廣朝廷德意故也臣愚欲乞將元豐八年登極大赦以前酒欠人戶並依所欠鹽錢已得朝旨并今來前項申明更不勘會貧乏或斷自第三等以下



事理施行不惟海隅細民並蒙休澤寔亦無偏無黨皇極之道也

一伏見元豐四年杭州合發和買絹二十三萬一千疋准朝旨撥轉運司錢於餘杭等縣委官置場一十一處收買尋以數內揀下不堪上供五萬七千八百九十疋計錢五萬五千餘貫却勒逐場變轉是時錢重物輕一日併出既聲言行濫不受於官又須元價以真償足捐之市中莫有顧者於是官吏惶駭莫知所爲不免一切賒貸及假借官勢抑配在民

徃徃其間浮浪小人與無賴子弟第施冒姓名朋欺上下元買官吏苟得虛數遠之有司以緩目前之禍其後督責嚴急必於取償奏立近期專委強吏十餘年間如捕寇盜除催到四萬六千餘貫外餘欠八千二百餘貫共二百八十二戶並是貧民下戶無所從出與詭冒逃移不知頭主及干繫均納之人連延至今終不能足惟有簿書以資奸吏追擾遺害未已今者伏准元祐五年四月初九日勅諸處見欠蠶鹽和預買青苗錢物元是月名無

可催理或全家逃移隣里抱認或元無頭主均及干繫人以此積年未能了絕雖係元請官本况內有已該元豐八年登極大赦者依聖旨並特除放歡聲播傳和氣充塞臣於此時仰知聖德廣大正使堯湯水旱亦不足慮也然政有體事有數體雖備而數不能悉言雖不及而意在是者蓋非俗吏所能知也臣輒不避僭妄竊詳和買之法以錢與民而收絹是猶補助耕斂之意公私兩有之利也元豐官吏以絹與民而收錢又皆行濫索絹之

餘取償倍稱不實之直賒貸抑配以苟免一時失陷之責卽是利專自爲害專在民也事理人情輕重可見聖恩矜恤宜在所先臣愚以謂元豐四年退賣物帛旣同是和買之名又有非法病民之實自合依今年四月九日朝旨施行外伏望朝廷深念前項弊害止是出於一時官吏私意非如蠶鹽和預買青苗天下公共之法更賜加察告示矜寬不以有無頭主是與不是冒名及隣里抱認與均及干繫人並特與除放是亦稱物平施天之道

也

右所有四事伏望聖慈特察臣孤忠志在愛君別無情弊更賜清問左右大臣如無異論便乞出勅施行若後稍有一事一件不如所言臣甘伏罔上誤朝之罪若復行下有司反復勘會必是巧爲駁難無由施行臣緣此得罪萬死無悔但恨仁聖之心本不如此天降甘雨爲物所隔終不到地可爲痛惜而况前件四事錢物數目雖多皆是空文必難催索徒使胥吏小人緣而爲奸威福平民故臣敢謂放之則損虛名而收實惠不放則存虛數而

受實禍利害較然伏望聖明特出宸斷天下幸甚臣愚忝少慮言語粗疎干犯天威伏俟斧鑕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臣伏見四方百姓皆知二聖恤民之心無異父母但臣子不能推行致澤不下流日近以蘇州官吏妄有申明折納籍納一事戶部從而立法致已給還產業却行追收人戶詣臣哀訴皆云黃紙放了白紙却收有泣下者臣竊深悲之自二聖嗣位已來恩貸指揮多被有司巧爲艱闕故四方皆有黃紙放而白紙收之語雖民

知其實止怨有司然陛下亦未嘗峻發德音戒  
勅大臣令盡理推行則亦非獨有司之過也况  
臣所論四事錢物雖多皆是虛數必難催理除  
是復用小人如吳居厚盧秉之類假以事權濟  
其威虐則五七年間或能索及三五分若官吏  
只循常法何緣索得三五年後人戶竭產伍保  
散亡勢窮理盡不得不放當此之時亦不謂之  
聖恩矣伏見坤成節在近天下臣子皆以放生  
爲忠度僧爲福臣愚無知不識大體輒敢以此  
四事爲獻伏望留神省覽指揮執政便與施行

道近天休以三三算其賢於放生度僧亦遠矣  
若陛下不少留神執政只作常程文字行下一  
落胥吏庸人之手則茫然如墮海中民復何望  
矣臣言狂意切必遭衆怒伏乞聖慈只行出前  
件奏狀留此貼黃一紙更不降出以全孤危庶  
使愚臣今後每有所聞得盡論列以報二聖知  
遇之恩萬分之一也臣不勝大願

奏浙西災傷第一狀

元祐五年七月十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  
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聞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此古

今不刊之語也。至於救災恤患，尤當在早。若災傷之民，救之於未饑，則用物約而所及廣；不過寬減上供糶賣，常平官無大失，而人人受賜。今歲之事，是也。若救之於已饑，則用物博而所及微。至於耗散省倉，虧損課利，官爲一困而已。饑之民終於死亡，熙寧之事是也。熙寧之災，傷本緣天旱米貴，而沈起、張靚之流不先事奏聞，但務立賞，閉糶富民，皆爭藏穀，小民無所得食，流殍旣作，然後朝廷知之。始勅運江西及截本路上供米一百二十三萬石濟之。巡門俵米，攔街散粥，終不能救饑饉旣成。

之以疾疫，本路死者五十餘萬人。城郭蕭條，田野丘墟，兩稅課利皆失。其舊勘會熙寧八年本路放稅米一百三十萬石，酒課虧減六十七萬餘貫。略計所失共計三百二十餘萬貫石，其餘耗散不可悉數。至今轉運司貧之不能舉手，此無它不先事處置之過也。去年浙西數郡先水後旱，災傷不減。熙寧然二聖仁智聰明，於去年十一月中首發德音，截撥本路上供斛斛二十萬石，賑濟。又於十二月中寬減轉運司元祐四年上供額斛三分之一，爲米五十餘萬斛，盡用其錢買銀絹上供了無。

一毫虧損縣官而命下之日所在歡呼官旣住糶米價自落又自正月開倉糶常平米仍免數路稅務所收五穀力勝錢且賜度牒三百道以助賑濟本路帖然遂無一人餓殍者此無它先事處置之力也由此觀之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其禍福相絕如此恭惟二聖天地父母之心見民疾苦匍匐救之本不計較費用多少而臣愚魯無識但知權利害之輕重計得喪之大小以謂譬如民庶之家置庄田招佃客本望租課非行仁義然猶至水旱之歲必須放免欠負借貸種糧者其心誠恐客散而

田荒後日之失必倍於今故也而况有天下子萬姓而不計其後乎臣自去歲以來區區獻言屢瀆天聰者實恐陛下客散而田荒也去歲杭州米價每斛至八九十自今歲正月以來日漸減落至五六月間浙西數郡大雨不止太湖泛溢所在害稼六月初間米價復長至七月初斛及百錢足陌見今新米已出而常平官米不敢住糶災傷之勢恐甚於去年何者去年之災如人初病今歲之災如病再發病狀雖同氣力衰耗恐難支持又緣春夏之交雨水調勻浙人喜於豐成家家典賣舉債出

東坡全集 卷之五十七  
息以事田作車水築圩高下殆遍計本已重指日  
待熟而淫雨風濤一舉害之民之窮苦實倍去歲  
近者將官劉季孫往蘇州按教臣密令季孫公路  
體訪季孫還爲臣言此數州不獨淫雨爲害又多  
大風駕起潮浪堤堰圩埤率皆破損湖州水入城  
中民家皆尺餘此去歲所無有也而轉運判官張  
璠自常潤還所言略同云親見吳江平望八尺聞  
有舉家田苗沒在深水底父子聚哭以船楫撈攏  
云半米猶堪炒喫青稔且以喂牛正使自今雨止  
已非豐歲而况止不止又未可知則來歲之憂非

復今年之比矣何以言之去年杭州管常平米二  
十三萬石今年已糶過十五萬石雖餘八萬石而  
糶費未已又緣去年災傷放稅及和糶不行倉  
闕數所有上件常平米八萬石只了兌發充軍糧  
更無見在惟有糶常平米錢近八萬貫而錢非救  
饑之物若來年米益貴錢益輕雖積錢如山終無  
所用熙寧中兩浙市易出錢百萬緡民無貧富皆  
得取用而米不可得故曳羅紈帶金玉橫屍道上  
者不可勝計今來浙東西大抵皆糶過常平米見  
在絕數少熙寧之憂凜凜在人眼中矣臣材力短

東坡全集卷之五十九  
淺加之寒病而一路生齒憂責在臣受恩既深不敢別乞開郡日夜思慮求來年救饑之術別無長策惟有秋冬之間不惜高價多糴常平米以備來年出糴今來浙西數州米既不熟而轉運司又管上供年額斛斗一百五十餘萬石若兩司爭糴米必大貴饑饉愈迫和糴不行來年青黃不交之際常平有錢無米官吏拱手坐視人死而山海之間接連甌閩盜賊結集或生意外之患則誅殛臣等何補於敗以此須至具實聞奏伏願聖慈備錄臣奏行下戶部及本路轉運提刑兩路鈐轄司疾蚤

相度來年合與不至堆備常平斛斗出糴告飢合堆備郎具逐州合用數目臣已約度杭州合用二十萬石仍委逐司擘畫合如何措置令米價不至大段翔湧收糴得足如逐司以謂不須堆備出糴救濟即今各具保明來年委得不至饑殍流亡結罪聞奏緣今來已是入秋去和糴月日無幾比及相度往復取旨深慮不及於事伏乞詳察速賜指揮臣屢犯天威無任戰慄待罪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臣聞之道路閩中災傷尤甚盜賊頗衆或



云邵武軍有強賊人數不少恐是廖恩餘黨轉  
運司見今衢州官吏就近體訪雖未知虛實然  
恐萬一有之不可不豫慮也

又貼黃臣謹按唐史憲宗謂宰臣曰卿等累言  
吳越去羊水旱昨有御史自江淮按察回言不  
至爲災此事信否李絳對曰臣見淮南浙江東  
西道狀皆云水旱且方隅授任皆朝廷信重之  
臣苟非事實豈敢上陳此固非虛說也御史官  
卑選擇非其人奏報之間或容希媚况推誠之  
道君人大本苟一方不稔當卽日救濟其饑貧

况可疑之耶帝曰向者不思而在此間朕言過  
矣絳等稽首再拜帝曰今後諸道被荒之處速  
宜蠲貸之又按本朝會要太宗嘗語宰臣曰國  
家儲蓄最是急務蓋以備凶年救人命昨者江  
南數州微有災旱朕聞之急遣使往彼分路賑  
貸果聞不至流亡無無饑殍亦無盜賊之患苟  
無積粟何以拯救饑民臣近者每觀邸報諸路  
監司多是於三四月間先奏雨水勻調苗稼豐  
茂及至災傷須待餓殍流亡然後奏知此有  
之常態古今之通患也豐熟不須先知人人爭

東坡全集卷之五十一  
奏災傷正合豫備相顧不言若非朝廷廣加採  
察則遠方之民何可告訴

奏浙西災傷第二狀

元祐五年七月二十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  
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近奏為浙西數郡澇雨風  
濤為害恐災傷之勢甚於去年而常平斛斛例皆  
出糶見在數少恐來年民間闕食無可賑濟乞備  
錄臣奏下戶部及本路提轉鈐轄司相度合如何  
擘畫收糶準備出糶未蒙施行今月二十一日二  
十二日二十三日皆連晝夜大風雨二十四日雨

稍止至夜復大雨竊料蘇湖等州風濤所損必加  
於前若不早作擘畫廣行收糶常平斛與準備則  
來歲必有流殍之憂伏惟聖慈早賜懲改檢會前  
奏速賜施行臣別無材術惟知屢奏喧費聖聽罪  
當萬死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東坡全集第五十八卷

奏議一十二首

乞禁商旅過外國狀

元祐五年八月十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  
杭州蘇軾狀奏檢會杭州去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奏泉州百姓徐戩公案為徐戩不合專擅為高麗  
國雕造經板二千九百餘片公然載往彼國却受  
酬荅銀三千兩公私並不知覺因此構合密熟遂  
專擅受載彼國僧壽介前來以祭奠亡僧淨源為  
名欲獻金塔及欲住此尋師學法顯是徐戩不畏



東坡全集 卷之三十一  
公法冒求厚利以致招來本僧搔擾州郡况高麗  
臣屬契丹情偽難測其徐戩公然交通略無畏忌  
乞法外重行以警閩浙之民杜絕姦細奉聖旨徐  
戩特送千里外州軍編管至今年七月十七日杭  
州市舶司准密州關報據臨海軍狀申准高麗國  
禮賓院牒據泉州綱首徐成狀稱有商客王應昇  
等冒請往高麗國公憑却發船入大遼國買賣尋  
捉到王應昇等二十人及船中行貨並是大遼國  
南挺銀絲錢物并有過海祈平安將入大遼國願  
子二道本司看詳顯見閩浙商賈因往高麗遂通

契丹歲久跡熟必爲莫大之患方欲具事由聞奏  
乞禁止近又於今月初十日據轉運司牒准明州  
申報高麗人使李資義等二百六十九人相次到  
州仍是客人李球於去年六月內請杭州市舶司  
公憑往高麗國經紀因此與高麗國先帶到實封  
文字一角及寄搭松子四十餘布袋前來本司看  
詳顯是客人李球因往彼國交構密熟爲之鄉導  
以希厚利正與去年所奏徐戩情理一同見今兩  
浙淮南公私騷然文符交錯官吏疲於應答須索  
假借行市爲之憂恐而自明及潤七州舊例約費

二萬四千六百餘貫未論淮南京東兩路及京師館待賜予之費度不下十餘萬貫若以此錢賑濟浙西饑民不知全活幾萬人矣不惟公私勞費深可痛惜而交通契丹之患其漸可憂皆由閩浙姦民因緣商販爲國生事除已具處置畫一利害聞奏外勘會熙寧以前編勅客旅商販不得往高麗新羅及登萊州界違者並徒二年船物皆沒入官竊原祖宗立法之意正爲深防姦細因緣與契丹交通自熙寧四年發運使羅拯始遣人招來高麗一生厲階至今爲梗熙寧編勅稍稍改更慶曆嘉

祐之法至元豐八年九月十七日勅惟禁往大遼及登萊州其餘皆不禁又許諸蕃願附船入貢或商販者聽元祐編勅亦只禁往新羅所以奸民猾商爭請公憑往來如織公然乘載外國人使附搭入貢搔擾所在若不特降指揮將前後條貫看詳別加刪定嚴立約束則姦民猾商往來無窮必爲意外之患謹具前後條貫畫一如左

一慶曆編勅客旅於海路商販者不得往高麗新羅及登萊州界若往餘州並須於發地州軍先經官司投狀開坐所載行貨名件欲往

某州軍出賣許召本土有物力居民三名結罪保明委不夾帶違禁及堪造軍器物色不至過越所禁地分官司卽爲出給公憑如有違條約及海船無公憑許諸色人告捉船物並沒官仍估物價錢支一半與告人充賞犯人科違制之罪

一嘉祐編勅客旅於海道商販者不得往高麗新羅及至登萊州界若往餘州並須於發地州軍先經官司投狀開坐所載行貨名件欲往某州軍出賣許召本土有物力居民三名

結罪保明委不夾帶違禁及堪造軍器物色不至越過所禁地分官私卽爲出給公憑如有違條約及海船無公憑許諸色人告捉船物並沒官仍估納物價錢支一半與告人充賞犯人以違制論

一熙寧編勅諸客旅於海道商販於起發州投狀開坐所載行貨名件往某處出賣召本土有物力戶三人結罪保明委不夾帶禁物亦不過越所禁地分官司卽爲出給公憑仍備錄船貨先牒所往地頭候到日點檢批鑿公

憑訖却報元發牒州卽乘船自海道入界河  
及往北界高麗新羅并登萊界商販者各徒  
二年

一元豐三年八月十三日中書劄子節文諸  
非廣州市船司輒發過南蕃網船舶非明州  
市舶司而發過日本高麗者以違制論不以  
赦降去官原減其發高麗船仍依別條

元豐八年九月十七日勅節文諸非杭明廣  
州而輒發海商船舶者以違制論不以去官  
赦降原減諸商賈由海道販諸蕃惟不得至

大遼國及登萊州卽諸蕃願附船入貢或商  
販者聽

一元祐編勅諸商賈許由海道往外蕃興販並  
具人船物貨名數所詣去處申所在州仍召  
本土有物為戶三人委保物貨內不夾帶兵  
器若違禁以堪造軍器物并不越過所禁地  
分州為驗實牒送願發舶州置簿抄上仍給  
公據方聽候回日許於合發舶州住舶公據  
納市船司卽不請公據而擅行或乘船自海  
道入界河及往新羅登萊州界者徒二年五



百里編管

右謹件如前勘會元豐八年九月十七日指揮最爲害事將祖宗以來禁人往高麗新羅條貫一時削去又許商賈得擅帶諸蕃附船入貢因此致前件商人徐戩王應昇李球之流得行其姦今來不可不改乞三省密院相度裁定一依慶曆嘉祐編勅施行不惟免使高麗因緣猾商時來朝貢搔擾中國實免中國姦細因往高麗遂通契丹之患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申明戶部符節略賑濟狀

元祐五年八月二十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臣近以今年浙西數郡大雨不止太湖泛溢所在害稼尋於七月十五日具狀奏聞乞下戶部及本路轉運提刑兩路鈐轄司疾早相度來年合與不合準備常平斛斗出糶救饑如合準備卽具諸州合用數目臣已約度杭州合用二十萬石仍委逐司擘畫合如何措置令米價不至大段翔湧收糶得足如逐司以謂不須準備出糶救濟卽令各具保明來年委得不至饑殍流亡結罪聞奏今准尚書戶部符本路轉運提刑鈐轄

司准都省批送下八月四日勅中書省知杭州充  
兩浙西路兵馬鈐轄蘇軾奏勘會今年五六月間  
浙西數郡大雨不止太湖泛溢所在害稼災傷之  
勢恐甚於去年伏望下戶部及本路轉運提刑及  
兩路鈐轄司相度來年合如何準備救濟候勅旨  
八月四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奏奉勅如右牒到奉  
行都省批八月五日辰時送戶部施行內相度仍  
限半月者右臣竊詳戶部符內止是節畧行下既  
奉聖旨依奏卽未審元初並依臣所奏係有司節  
略爲復只依今來戶部符下一節事理切緣臣前  
奏所乞如逐司以謂不須準備出糶救濟卽令各  
具保明來年委得不至饑殍流亡結罪聞奏之意  
蓋欲逐司官吏依實相度不敢滅裂須至再具申  
明伏乞朝廷檢會臣前奏逐節事理特賜明降指  
揮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相度準備賑濟第一狀

元祐五年九月七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  
州蘇軾狀奏准尚書戶部符准勅知杭州兩浙西  
路兵馬鈐轄蘇軾奏勘會今年五六月浙西數郡  
大雨不止太湖泛溢所在害稼災傷之勢恐甚於

東坡全集 卷之五十八  
去年伏望下戶部及本路轉運提刑兩路鈐轄司相度來年合如何準備救濟奉聖旨依奏都省批內相度限半月本司今相度到準備救濟事件如左

一本司勘會去年八九月間杭州在市米價每斛六十足至十一月足長至九十五足其勢方踊貴間因朝旨寬減轉運司上供額斛三分之一卽時米價減落及本州正月內便行出糶常平米至七月終共糶一十八萬餘石以此米價無由增長人免流殍今來在市米

見今已是七十五文足至冬間轉運司收糶上供額斛及檢放秋稅軍糧恐有闕少亦須和糶取足又本州須糶常平米二十餘萬石諸州亦各收買似此爭糶必須踊貴縱使大破官錢收糶得足亦恐來年闕食小民必不辦高價收買官米至時若米貴人饑本司必須奏乞減價出賣竊料仁聖在上必不忍坐視人饑不許減價約度浙西諸郡今年必須和糶常平米五十餘萬石準備來年出糶若價高本重至時每斛只減十文亦須坐失五

萬餘貫而况饑饉已成流殍不已則朝廷所以救恤之者其費豈止五萬貫而已哉欲乞聖慈特許寬減轉運司今來上供額斛一半仍依去年例今折價錢置場收買金銀絀絹上供則朝廷無所耗失而浙中米價稍平常平收糴得足來年不至大段減價出賣甚折常平本錢一路之人得免流殍爲惠不小勘會去年本司亦乞寬減上供額斛一半准勅只許寬減三分之一今來災傷及檢放秋稅次第皆甚於去年又緣連年災傷民力愈耗合倍加有卹所以須奏乞寬減一半伏望聖慈憐愍一方特依所乞盡數寬減

一勘會熙寧八年兩浙饑饉朝旨截撥江西及本路上供斛斛一百二十五萬石賜本路賑濟只緣本路奏乞後時不及於事卒死五十萬人去歲十一月二十九日聖旨令發運司撥上供斛斛二十萬石賜本路減價出糶所費只及熙寧六分之一然及時濟用倉廩有備米不騰踊人免流殍本司今來勘會蘇湖常秀等州頻年災傷人戶披訴已倍去歲檢

東坡全集 卷之五十一  
放苗米亦必加倍不惟人戶闕食亦恐軍糧  
不足欲乞檢會去年體例更賜加數特與截  
撥本路或發運司上供斛斛三十萬石令本  
路減價出糶或用補軍糧之闕伏望聖慈愍  
念一路軍民特與盡數應副

右謹件如前本司已具上項事件關牒本路轉運  
提刑司照會相度施行去訖深慮轉運司官吏職  
在供餽所有寬減額斛難於自言伏望聖明以一  
方生靈爲心非爲苟寬官吏之責特爲之慮及早  
施行又况所乞數目雖廣如所差額錢數不多若  
待饑饉已成然後垂救則所費十倍無及於事伏  
乞決自聖意指揮三省更不下有司徃復勘當施  
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相度準備賑濟第二狀

元祐五年九月十七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  
杭州蘇軾狀奏近准朝旨令本司及轉運司提刑  
司相度準備來年被災闕食人戶本司已具二事  
聞奏乞寬減轉運司上供額斛一半截撥上供米  
三十萬石準備及補軍糧之闕未蒙回降指揮本  
司再相度來年準備大計全在廣糶常平斛斛於

正月以後便行出糶平準在市管價以免流殍之  
災此外更無長策今來選差官吏開倉和糶優估  
米價戒約專斛不得乞覓非不嚴切然經今一月  
並無一人赴倉入中體問得蓋是蘇湖常秀大段  
災傷兼自八月半間至今陰雨不止災傷之餘所  
收無幾又少遇晴乾已熟者不得刈已刈者不得  
春有穀無米日就腐壞見今訪聞蘇秀州在市米  
價已是九十五文足添長之勢炎炎未已本司欲  
便令杭州添價收糶不惟助長米價爲小民目下  
之患又官本旣貴來年難爲出糶若不添錢又恐

終是收糶不行來年春夏間闕米出糶必有流殍  
之憂竊料至時難以諱言災傷官吏亦須畧具事  
實聞奏仁聖在上理無不救必須多方於鄰路擘  
畫斛斛賑濟若不預爲之防則恐鄰路無備臨時  
擘畫不行須至先事奏乞者右本司勘會去歲朝  
旨寬減轉運司上供額斛三分之一却令將折斛  
錢買銀絹上供又今年本司亦奏乞寬減額斛一  
半如蒙施行卽轉運司折斛錢萬數不少又勘會  
提刑司今年諸州糶常平米至多所管常平司官  
錢萬數不少但有錢無米坐視饑殍爲憂不細欲

乞聖慈過爲防慮特勅發運司相度擘畫錢本於江淮近便豐熟州軍差官置場和糴白米五十萬石嚴賜指揮須管數足仍般運至真揚州椿管若今來春本路關常平米出糶卽令發運司撥發於逐州下卸仍以本路常平錢充還若至時本路常平米有備不須般運上件米出糶卽就撥充本路轉運司上供額斛却以寬減折斛錢充還如此卽於朝省錢物無所耗損而於本路生靈億萬性命稍免溝壑之憂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今年災傷實倍去年但官吏上下皆不樂

檢放諱言災傷只如近日秀州嘉興縣因不受訴災傷詞狀致踏死四十餘人大率所在官吏皆同此意但此一處以踏死人多獨彰露耳若朝廷只據逐處申奏及檢放秋稅分數卽無由盡見災傷之實又臣軾切見轉運提刑司所奏災傷皆無迫切懇至之語朝論必以臣爲過當然臣實見連年災傷父老皆言事勢不減熙寧民間有錢尚困無米餓死四十萬人况今民間絕無見錢若又無米則流殍之災未易度量伏望聖慈深爲防慮若來年人戶元不闕食不須

如此擘畫則臣不合過當張皇之罪所不敢詞  
縱被誅譴終賢於有災無備坐視人死而不能  
救也

乞檢會應詔所論四事行下狀

元祐五年九月二十七日謹圖閣學士左朝奉郎  
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今年六月九日輒具朝廷  
至仁寬貸宿逋已行之命爲有司所格沮使王澤  
不得下流者四事其一曰見欠市易籍納產業聖  
恩並許給還或貼納收贖而有司妄出新意創爲  
籍納折納之法使十有八九不該給贖其二曰積

欠鹽錢聖恩已許只納產場鹽監官本價錢其餘  
並與除放而提舉鹽事司執文害意謂非貧乏不  
在此數其三曰登極大赦以前人戶以產當酒見  
欠者亦合依鹽當錢法只納官本其四曰元豐四  
年杭州棟下不堪上供和買絹五萬七千八百九  
十疋並抑勒配賣與民不住鞭笞催納至今尚欠  
八千二百餘貫並合依今年四月九日聖旨除放  
然臣具此奏論經今一百八日不蒙回降指揮及  
檢會前奏四事早賜行下謹錄奏聞伏候勅旨尚  
書省取會到諸處稱不曾承受到上件奏狀仍連



東坡全集 卷之五十八  
元狀十二月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令蘇軾別具  
聞奏仍仰戶部指揮根究前奏申尚書省

進何去非備論狀

元祐五年十月十八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  
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自揣虛薄叨塵侍從常求勝  
已以爲報國恭惟先皇帝道配周孔言成典謨雲  
漢之章藻飾萬物而臣子莫副其意蓋嘗當食不  
御有才難之歎伏見承奉郎徐州州學教授何去  
非文章議論實有過人筆勢雄健得秦漢間風力  
元豐五年以累舉免解答策廷中極論用兵利害

先帝覽而異之特授右班殿直使教授武學不久  
遂爲博士臣竊揆聖意必將長育成就以待其用  
豈特以一博士期去非而已哉而去非立志強毅  
不苟合於當時公卿故莫爲一言推轂成就之者  
臣任翰林學士日嘗具以此奏聞乞換文資置之  
太學雖蒙恩換承奉郎而今者乃出爲徐州教授  
比於博士乃似左遷非獨臣人微言輕不足取信  
亦恐朝廷不見其文章議論無以較量其人謹繕  
寫去非所著備論二十八篇附遞進上乞降付三  
省執政考覽如臣言不繆乞除一館職非獨以收

東坡全集 卷之五十一  
羅逸才風曉士類亦以彰先帝知人之明一經題  
品決無虛士書之史冊足爲光華若不如所舉臣  
廿伏朝典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相度準備賑濟第三狀

元祐五年十月二十一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  
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近奉朝旨相度準備來年  
賑濟闕食人戶尋具畫一事件聞奏內多糴常平  
以備來年出糴平準市價一事最爲要切見今浙  
西諸郡米價雖貴然亦不過七二定竊度來年青  
黃不交之際米價必無一百以下至時若依元價

出糴猶可以平壓翔踊之患終勝於官無斛斛坐  
視流殍而提刑司專務靳惜兩三錢遍行文字減  
勒官估臣已指麾杭州不得減價依舊作七十收  
糴見今亦不過糴得三萬餘石其餘諸郡不敢有  
違訪聞蘇秀最係出米地分見今不過糴得二三  
萬石而湖州一處災傷爲甚提刑司已指麾本州  
住糴却令蘇州撥常平米五萬石與湖州又令秀  
州撥十萬石與杭州若湖得五萬石猶恐未足於  
用而蘇秀撥十五萬石深慮逐州不免妨闕若新  
糴不多卽是兩頭闕事而般運水脚兵稍有偷盜